

聰訓齋語
澄懷園語
合刊

聽
訓
齋
語

Chinese Moral Teachings Series

**An Intellig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Teachings of a Forefather**

By

Y. CHANG

**Thoughts Derived in the
"Garden of Purity"**

By

D. N. CHANG

PUBLISHED BY

PUBLI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COMMITTEE Y. M. C. A's. OF CHINA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20 Museum Road, Shanghai.

Price: Twenty-five cents per copy.

民國十六年五月刊行

聰訓齋語
澄懷園語
合訂一冊

編訂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發售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張文端公事略

公諱英。字敦復。號樂圃。安徽桐城人。以康熙六年進士入館選。累遷侍讀學士。入直南書房。當時朝庭典誥之文。多出其手。旋晉翰林學士。調禮部。拜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公少清貧。癸丑分校禮闈。家人猶經旬乏食。姚夫人搜得麵數斗。遂舉家食麵湯。將一月。其涖官。隨地自盡。不務表襮。不列密事。不許人過失。汲引人才如不及。然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以是所居無赫赫名。及觀南書房記註。然後知公在講筵。凡生民利病。四方水旱。知無不言。造膝前席。多社稷大計。康熙嘗語執政。張英老成敬慎。始終不渝。有古大臣風。公爲人忠實無畦畛。外和內剛。一私不染。自同官及後進之士。皆傾心相嚮。公退惟手一編。蒔花鼓琴自娛。雜賓不敢至。其家居。族黨鄉隣。下逮臧獲。皆得其和。雖奸僉小人。無所寄怨惡。知與不知。皆推爲鉅德長者。然性實

介特。義所不可。雖威重不能奪。與物無忤。而黑白較然。自壯盛卽有田園之思。自言生平無他嗜好。惟酷好看山及種樹。著恆產瑣言。聰訓齋語。諄諄以務本力田隨分知足爲誠。名所著曰篤素堂文集。又著易書衷論二十卷。子廷玉。官至太保大學士。公于康熙四十七年卒。享年七十有二。諡曰文端。

聰訓齋語卷上

桐城張英敦復

篤素堂集雜著之一

聖賢領要之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隄之束水。其潰甚易。一潰則不可復收也。微者理義之心。如帷之暎鏡。若隱若現。見之難而晦之易也。人心至靈至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養之。每見堪輿家。平日用磁石養鍼。書卷乃養心第一妙物。閒適無事之人。鎮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栖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每見人栖栖皇皇。覺動無不礙者。此必不讀書之人也。古人有言。掃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讀書。其無福者。便生他想。旨

哉斯言。予所深賞。且從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於此者。特不細心體驗耳。卽如東坡先生沒後。遭逢高孝。文字始出。名震千古。而當時之憂讒畏譏。困頓轉徙。潮惠之間。蘇過跣足涉水。居近牛欄。是何如境界。又如白香山之無嗣。陸放翁之忍饑。皆載在書卷。彼獨非千載聞人。而所遇皆如此。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閒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釋。若不讀書。則但見我所遭甚苦。而無窮怨尤。嗔忿之心。燒灼不甯。其苦爲何如耶。且富盛之事。古人亦有之。炙手可熱。轉眼皆空。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爲頤養第一事也。記誦纂集。期以爭長應世。則多苦。若涉覽。則何至勞心疲神。但當冷眼於閒中。窺破古人筋節處耳。予於白陸詩皆細注。其年月。知彼於何年引退。其衰健之蹟。皆可指。斯不夢夢耳。聖賢仙佛。皆無不樂之理。彼世之終身憂戚。忽忽不樂者。決然無道氣。無意。

趣之人。孔子曰。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孟子以不愧不忤爲樂。論語開首說悅樂。中庸言無入而不自得。程朱教尋孔顏樂處。皆是此意。若庸人多求多欲。不循理。不安命。多求而不得。則苦。多欲而不遂。則苦。不循理。則行多窒礙而苦。不安命。則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跼天躅地。行險徼幸。如衣敝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塗之樂。惟聖賢仙佛。無世俗數者之病。是以常全樂體。香山字樂天。予竊慕之。因號曰樂圃。聖賢仙佛之樂。予何敢望。竊欲營履道一邱一壑。傲白傅之有叟在中。白鬚飄然。妻孥熙熙。鷄犬閒閒之樂云耳。予擬一聯。將來懸草堂中。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卽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恆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卻有至理。天下佳山勝水名花美箭無限。大約富貴人役於名利。貧賤人役於饑寒。總無閒情及此。惟付之浩歎耳。唐詩如緞如錦。質厚而體重。文麗而絲密。溫醇爾雅。朝堂之所服也。宋詩如

紗如葛。輕疎纖朗。便娟適體。田野之所服也。中年作詩。斷當宗唐律。若老年吟咏適意。闌入於宋。勢所必至。立意學宋。將來益流而不可返矣。五律斷無勝於唐人者。如王孟五言兩句。便成一幅畫。今試作五字。其寫難言之景。盡難狀之情。高妙自然。起結超遠。能如唐人否。蘇詩五律不多見。陸詩五律太率。非其所長。參唐宋人氣味。當於五律見之。

昌黎聽穎師琴詩有云。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勢軒昂。猛士赴戰場。又云。失勢一落千丈強。歐陽公以爲琵琶詩。信然。予細味琴音。如微風入深松。寒泉滴幽澗。靜永古澹。其上下十三徽。出入一絃至七絃。皆有次第。大約由緩而急。由大而細。極於和平。冲夷爲主。安有呢呢兒女。忽變爲金戈鐵馬之聲。常建琴詩。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冷冷七絃遍。萬木沈秋陰。能令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以徵黃金。真可謂字字入妙。得琴之三昧。

者。味此則與昌黎之言迥別矣。古來士大夫學琴。類不能學多操。白香山止秋思一曲。范文正公止履霜一曲。高人撫絃動操。自有夷曠冲淡之趣。不在多也。古人製琴一曲。調適宮商。但傳指法。後人強被以語言文字。失之遠矣。甚至俗譜用大學及歸去來辭。赤壁賦。強配七絃。一字予以一音。且有以山歌小曲溷之者。其爲唐突古樂甚矣。宜爲雅人之所深戒也。大抵琴音以古淡爲宗。非在悅耳。心境微有不清。指下便爾荆棘。清風明月之時。心無機事。曠然天真。時鼓一曲。不躁不懶。則緩急輕重。合宜自然。正音出於腕下。清興超於物表。放翁詩曰。琴到無人聽處工。未深領斯妙者。自然聞古樂而欲臥。未足深論也。

古人以眠食二者。爲養生之要務。臟腑腸胃。常令寬舒有餘地。則真氣得以流行而疾病少。吾鄉吳友季善醫。每赤日寒風。行長安道上不倦。人問之曰。

予從不飽食。病安得入。此食忌過飽之明徵也。燔炙熬煎香甘肥膩之物。最悅口而不宜於腸胃。彼肥膩易於粘滯。積久則腹痛氣寒。寒暑偶侵。則疾作矣。放翁詩云。倩盼作妖狐。未慘肥甘藏。毒醜猶輕。此老知攝生哉。炊飯極軟熟。鷄肉之類。只淡煮。菜羹清芬。鮮潔渥之。食只八分飽。後飲六安苦茗一杯。若勞頓饑餓歸。先飲醇醪一二杯。以開胸胃。陶詩云。濁醪解劬饑。蓋藉之以開胃氣也。如此焉有不益人者乎。且食忌多品。一席之間。遍食水陸。濃淡雜進。自然損脾。予謂或雞魚鳧純之類。只一二種飽食。良爲有益。此未嘗聞之古昔。而以予意揣當如此。安寢乃人生之最樂。古人有言。不覓仙方覓睡方。冬夜以二鼓爲度。暑月以一更爲度。每笑人長夜酣飲不休。謂之消夜。夫人終日勞勞。夜則宴息。是極有味。何以消遣爲。冬夏皆當以日出而起。於夏尤宜。天地清旭之氣。最爲爽神。失之甚爲可惜。予山居頗閒。暑月日出則起。收

水草清香之味。蓮方斂而未開。竹含露而猶滴。可謂至快。日長漏永。不妨午睡數刻。焚香垂幙。淨展桃笙。睡足而起。神清氣爽。真不啻天際真人。况居家最宜早起。倘日高客至。僮則垢面。婢則蓬頭。庭除未掃。灶突尤寒。大非雅事。昔何文端公居京師。同年詣之。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此太守公親爲予言者。

山色朝暮之變。無如春深秋晚。四月則有新綠。其淺深濃淡早晚便不同。九月則有紅葉。其頰黃茜紫。或暎朝陽。或迴夕照。或當風而吟。或帶霜而殷。皆可謂佳勝之極。其他則煙嵐雨岫雲峯霞嶺。變幻頃刻。孰謂看山有厭倦時耶。放翁詩云。遊山如讀書。淺深在所得。故同一登臨。視其人之識解學問。以爲高下苦樂。不可得而強也。予每日治裝入龍眠。家人相謂。山色總是如此。

何用日日相對。此真淺之乎言看山者。

人家僮僕最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訓諭有方。使令得宜。未嘗不得兼人之用。太多則彼此相諉。恩養必不能周。教訓亦不能及。反不得其力。且此輩當家道盛。則倚勢作非。招尤結怨。家道替。則飛揚跋扈。反辱賣主。皆勢所必至。予欲令家僕皆各治生業。可省遊手遊食之弊。不至於冗食爲非也。且僮僕甚無取乎點慧者。吾輩居家居宦。皆簡靜守理。不爲闇昧之事。至衙門政務。皆自料理。不煩幹僕巧權門之應對。爲遠道之輸將。打點機密。奔走勢利。所用者不過趨蹌灑掃。負重徒步之事耳。焉用聰明才智爲哉。至於山中耕田鋤圃之僕。乃可爲寶。其人無奢望。無機智。不爲主人歛怨。彼縱不遵約束。不過懶惰愚蠢之小過。不必加意防閑。豈不爲清閒之一助哉。

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慈心於物。不爲一切害人

之事。卽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剪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卽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干。而可以長齡矣。人生福享皆有分數。惜福之人。嘗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故老氏以儉爲寶。不止財用當儉而已。一切事常思節嗇之義。方有餘地。儉於飲食。可以養脾胃。儉於嗜慾。可以聚精神。儉於言語。可以養氣息。非儉於交遊。可以擇友寡過。儉於酬酢。可以養身息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舒體。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儉於思慮。可以蠲煩去擾。凡事省得一分。卽受一分之益。大約天下事萬不得已者。不過十之一二。初見以爲不可已。細算之。亦非萬不可已。如此逐漸省去。但日見事之少。白香山詩云。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此事亦儘可已。果屬萬不可已者乎。當必恍然自失矣。人常和悅。則心氣沖而五臟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真定梁公每語人。

日間辦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此真得養生要訣。何文端公時曾有鄉人過百歲。公叩其術。答曰。予鄉村人無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歡。從不知憂惱。噫。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傳曰。仁者靜。又曰。知者動。每見氣躁之人。舉動輕佻。多不得壽。古人謂硯以世計。墨以時計。筆以日計。動靜之分也。靜之義有二。一則身不過勞。一則心不輕動。凡遇一切勞頓憂惶喜樂恐懼之事。外則順以應之。此心凝然不動。如澄潭。如古井。則志壹動氣。外間之紛擾皆退聽矣。此四者於養生之理極爲切實。較之服藥引導。奚啻萬倍哉。若服藥則物性易偏。或多燥滯。引導吐納則易至作輟。必以四者爲根本。不可捨本而務末也。道德經五千言。其要旨不外於此。銘之座右。時時體察。當有裨益耳。

人生不能無所適。以寄其意。予無嗜好。惟酷好看山種樹。昔王右軍亦云。吾

篤嗜種果。此中有至樂存焉。手種之樹。開一花。結一實。翫之偏愛。食之益甘。此亦人情也。陽和里五畝園。雖不廣。倘所謂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耶。花十有二種。每種得十餘本。循環翫賞。可以終老。城中地隘。不能多植。然在居室之西數武。花晨月夕。不須肩輿策蹇。自朝至夜分。可以酣賞飽看。一花一草。自始開至零落。無不窮極其趣。則一株可抵十株。一畝可敵十畝。山中嚮營賜金園。今購芙蓉島。皆以田爲本。於隙地疎池種樹。不廢耕耘。閱耕是人生最樂。古人所云躬耕。亦止是課僕督農。亦不在露體塗足也。

山居宜小樓。可以收攬羣峯衆壑之勢。竹杪松梢。更有奇趣。予擬于芙蓉島南向構一小樓。題曰千崖萬壑之樓。大溪環抱。羣岫聳峙。可謂快矣。築小齋三楹。曰佳夢軒。夫人生如夢。信矣。使夕夢至此。豈不以爲佳甚耶。陸放翁夢至仙館得詩云。長廊下瞰碧蓮沼。小閣正對青蘿峯。便以爲極勝之景。予此

中頗有之。可不謂之佳夢耶。香山詩云。多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樂亦勝愁。人既在夢中。則宜稅駕咀嚼其夢。而不當爲夢幻泡影之嗟。予固將以爲睡鄉。而不復從邯鄲道上向道人借黃梁枕也。

人生于珍異之物。決不可好。昔端恪公言。士人于一研一琴。當得佳者。研可適用。琴能發音。其它皆屬無益。良然。磁器最不當好。磁佳者必脆薄。一醜值數十金。僮僕捧持。易至不謹。過於矜束。反致失手。朋客歡讌。亦鮮樂趣。此物在席。賓主皆有戒心。何適意之有。磁取厚而中等者。不至太粗。縱有傾跌。亦不甚惜。斯爲得中之道也。名畫法書及四海有名翫器。皆不可畜。從來賈禍招尤。可爲龜鑑。購之不啻千金。貨之不值一文。且從來真贗難辨。變幻奇於鬼神。裝潢易於竊換。一軸得善價。繼至者遂不旋踵以僞爲真。以真爲僞。互相訕笑。止可供噴飯。昔真定梁公有畫字之好。竭生平之力收之。捐館後。爲

勢家所求索殆盡。然雖與以佳者。輒謂非是。疑其藏匿。其子孫深受斯累。此可謂明鑑者也。

天體至圓。故生其中者無一不肖其體。懸象之大者莫如日月。以至人之耳目手足。物之花實。土得雨而成丸。水得雨而成泡。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圓。其方者皆人力所爲。蓋稟天之性者無一不具天之體。萬事做到極精妙處。無有不圓者。聖人之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藝一術。必極圓而後登峯造極。裕親王曾暢言其旨。適與予論相合。偶論及科場文想。到圓處始佳。卽飲食做到精美處。到口也是圓底。余嘗觀四時之旋運。寒暑之循環。生息之相因。無非圓轉。人之一身與天地相應。大約三四十以前是夏至前。凡事漸長。三四十以後是夏至後。凡事漸衰。中間無一刻停留。中間衰盛關頭。無一定時候。大概在三四十之間。觀於鬚髮可見。其衰緩者其壽多。其衰急者其壽

寡。人身不能不衰。先從上而下者多壽。故古人以早脫頂爲壽徵。先從下而上者多不壽。故鬚髮如故而脚軟者難治。凡人家道亦然。盛衰增減。決無中立之理。如一樹之花。開到極盛。便是搖落之期。多方保護。順其自然。猶恐其速開。况敢以火氣催逼之乎。京師溫室之花。能移牡丹各色。桃於正月。然花不盡其分量。一開之後。根幹輒萎。此造化之機。不可不察也。嘗觀草木之性。亦隨天地爲圓轉。梅以深冬爲春。桃李以春爲春。榴荷以夏爲春。菊桂芙蓉以秋爲春。觀其枝節含苞之處。渾然天地造化之理。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人往往於古人片紙隻字。珍如拱璧。其好之者索價千金。觀其落筆神彩間。可寶。然自予觀之。此特一時筆墨之趣所寄耳。若古人終身精神識見。盡在其文集中。乃其嘔心剗肺而出之者。如白香山蘇長公之詩數千首。陸放翁

之詩八十五卷。其人自少至老。仕宦之所歷。遊跡之所至。悲喜之情。怫愉之色。以至言貌警效。飲食起居。交遊酬酢。無一不寓其中。較之偶爾落筆。其可寶不且萬倍哉。予怪世人於古人詩文集不知愛。而寶其片紙隻字。爲大惑也。余昔在龍眠。苦於無客爲伴。日則步屨於空潭碧澗。長松茂竹之側。夕則掩關讀蘇陸詩。以二鼓爲度。燒燭焚香煮茶。延兩君子於坐。與之相對。如見其容貌鬚眉然。詩云。架頭蘇陸有遺書。特地攜來共索居。日與兩君同臥起。人閒何客得勝渠。良非解嘲語也。

予嘗言享山林之樂者。必具四者而後能長享其樂。實有其樂。是以古今來不易觀也。四者維何。曰道德。曰文章。曰經濟。曰福命。所謂道德者。性情不乖戾。不谿刻。不褊狹。不暴躁。不移情於紛華。不生嗔於冷啜。居家則肅雝簡靜。足以見信於妻孥。居鄉則厚重謙和。足以取信於鄰里。居身則恬淡寡營。足

以不愧於衾影。無忤於人。無羨於世。無爭於人。無憾於己。然後天地容其隱逸。鬼神許其安享。無心意顛倒之病。無取捨轉徙之煩。此非道德而何哉。佳山勝水。茂林修竹。全恃我之情性識見取之。不然一見而悅。數見而厭心生矣。或吟咏古人之篇章。或抒寫性靈之所見。一字一句。便可千秋相契無言。亦成妙諦。古人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又云。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斷非不解筆墨人所能領略。此非文章而何哉。夫茅亭草舍。皆有經綸。菜隴瓜畦。具見規畫。一草一木。其布置亦有法度。淡泊而可免饑寒。徒步而不致委頓。良辰美景。而匏樽不空。歲時伏臘。而鷄豚可辦。分花乞竹。不須多費。而自有雅人深致。疎池結籬。不煩華侈。而皆能天然入畫。此非經濟而何哉。從來愛閒之人類。不得閒。得閒之人類。不愛閒。公卿將相。時至則爲之。獨是山林清福。爲造物之所深吝。試觀宇宙間。幾人解脫。書卷之中。亦不多。

得。置身在窮達毀譽之外。名利之所不能奔走。世味之所不能縛束。室有萊妻。而無交謫之言。田有伏臘。而無乞米之苦。白香山所謂事了心了。此非福命而何哉。四者有一不具。不足以享山林清福。故舉世聰明才智之士。非無一知半見。略知山林趣味。而究竟不能身入其中。職此之故也。

予于歸田之後。誓不著緞。不食人參。夫古人至貴。猶服三澣之衣。緞之爲物。不可洗。不可染。而其價六七倍於湖州縐。紬與絲紬。佳者三四錢一尺。比於一疋布之價。初時華麗可觀。一沾油灰。便色改而不可澣洗。予素性疎忽。於衣服不能整齊。最不爱華麗之服。歸田後。惟著絨褐山繭文布湖紬。期於適體養性。冬則羔裘。夏則蕉葛。一切珍裘紬縠。悉屏棄之。不使外物妨吾坐起也。老年奔走應事務。日服人參一二錢。細思吾鄉米價。一石不過四錢。今日服參。價如之或倍之。是一人而兼百餘人糊口之具。忍孰甚焉。侈孰甚焉。夫

藥性原以治病。不得已而取效於旦夕。用是補續血氣。乃竟以爲日用尋常之物。可乎哉。無論物力不及。卽及亦不當爲。予故深以爲戒。倘得邀恩遂初。此二事斷然不渝吾言也。

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門無雜賓。此最有味。大約門下奔走之客。有損無益。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爲美。於彼何利焉。可以啖之以利。可以動之以名。可以怵之以利害。則欣動其主人。主人不可動。則誘其子弟。誘其僮僕。外探無稽之言。以熒惑其視聽。內洩機密之語。以誇示其交遊。甚且以僞爲真。將無作有。以徼倖其語之或驗。則從中而取利焉。或居要津之位。或處權勢之地。尤當遠之益遠也。有挾術技以遊者。彼皆藉一藝以售其身。漸與仕宦相親密。而遂以乘機遘會。其本念決不在專售其技也。挾術以遊者。往往如此。故此輩之樸訥迂鈍者。猶當慎其晉接。若狡黠便佞。好生事端。踪跡詭秘者。以

不識其人。不知其姓名爲善。勿曰我持正。彼安能惑我。我明察。彼不能蔽我。恐久之自墮其術中而不能出也。

予性不愛觀劇。在京師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徒有應酬之勞。而無酣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爲人我利溥也。予六旬之期。老妻禮佛時。忽念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既不爲此。胡不將此費製棉衣袴。以施道路饑寒之人乎。次日爲余言。笑而許之。予意欲歸里時。倣陸梭山居家之法。以一歲之費分爲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日於食用節省。月晦之日。則總一月之所餘。別作一封。以應貧寒之急。能多作好事一兩件。其樂逾於日享大烹之奉多矣。但在勉力而行之。

移樹之法。江南以驚蟄前後半月爲宜。大約從土掘出之根。最畏春風。故須用土裹密。用草包之。不宜見風。甚不宜於隔宿。所以吳門建業來賣花者。行

千里經一月而猶活。乃用金汁土密護其根。不使露風之故。近地移植反不活者。不知此理之故也。其新生細白根係生氣所託。尤不當損。人但知深根固蒂。不知亦不宜太深。種植書謂加舊跡一指。若太深則泥水傷樹皮。斷然不茂矣。凡樹大約花時移。則彼精脈在枝葉。易活。於桂尤甚。花已有蓓蕾。移之多開。然此最泄氣。故移樹而花盛開者多不活。惟葉茂則其樹必活矣。牡丹移在秋。當春宜盡去其花。若少愛惜。則其氣洩。樹即活亦不茂。數年後多自萎。樹之作花甚不易。氣泄則本傷。古人云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人之於文章功名也亦然。不可不審也。

予少年嗜六安茶。中年飲武夷而甘。後知芥茶之妙。此三種可以終老。其他不必問矣。芥茶如名士。武夷如高士。六安如野士。皆可爲歲寒之交。六安尤養脾。食飽最宜。但鄙性好多飲茶。終日不離甌碗。爲宜節約耳。

論語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考亭註。不知命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爲君子。予少奉教於姚端恪公。服膺斯語。每遇疑難躊躕之事。輒依據此言。稍有把握。古人言居易以俟命。又言行法以俟命。人生禍福榮辱得喪。自有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利可趨。而有不必趨之利。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利害之見既除。而爲君子之道始出。此爲字甚有力。既知利害有一定。則落得做好人也。權勢之人。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到難於相從處。亦要內不失己。果謙和以謝之。宛轉以避之。彼亦未必決能禍我。此亦命數宜然。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不更烈於此也。使我爲州縣官。決不用官銀媚上官。安知用官銀之禍不甚於上官之失權也。昔者米脂令邊君掘李賊之祖墳。賊破京師後。獲邊君。置軍中。欲甘心焉。挾至山西。以二十人守之。邊君夜遁。後復爲州守。自著虎口餘生記其事。李賊殺人數十萬。究不能殺一邊君。生死

有命甯不信然耶。予官京師日久。每見人之數應爲此官。而其時本無此一缺。有人焉竭力經營。幹辦停當。而此人無端值之。或反爲此人之所不欲。且滋詬詈。如此者不一而足。此亦舉世之人共知之。而當局則往往迷而不悟。其中之求速反遲。求得反失。彼人爲此人而謀。此事因彼事而壞。顛倒錯亂。不可究詰。人能將耳目聞見之事。平心體察。亦可消許多妄念也。

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卻步。况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疎。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己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佛家以貨財爲五家公共之物。一曰

國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孫。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賊盜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恃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庶不爲外物所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至子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無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旣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沈各異。聚散無恆。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

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但視己無甚刻薄。後人當無悖出之患。己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己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予每見世人處好境而鬱鬱不快。動多悔吝憂戚。必皆此三者之故。由不明斯理。是以心褊見隘。未食其報。先受其苦。能靜體吾言。於擾擾之中。存熒熒之亮。豈非熱火坑中一服清涼散。苦海波中一架八寶筏哉。

予自四十六七以來。講求安心之法。凡喜怒哀樂勞苦恐懼之事。只以五官四肢應之。中間有方寸之地。常時空空洞洞。朗朗惺惺。決不令之入。所以此地常覺寬綽潔淨。予製爲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此數者闖入。亦

有時賊勢甚銳。城門稍疎。彼間或闖入。卽時覺察。便驅之出城外。而牢閉城門。令此地仍寬綽潔淨。十年來漸覺闖入之時少。不甚用力驅逐。然城外不免紛擾。主人居其中。尙無渾忘天真之樂。倘得歸田。遂初。見山時多。見人時少。空潭碧落。或庶幾矣。

予之立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嘗將四語律身訓子。亦不用煩言夥說矣。雖至寒苦之人。但能讀書爲文。必使人欽敬。不敢忽視。其人德性亦必溫和。行事決不顛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遲速也。守田之說。詳於恆產瑣言。積德之說。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闡發此義。不須贅說。擇交之說。予目擊身歷。最爲親切。此輩毒人如鳩之入口。蛇之螫膚。斷斷不易。決無解揉之說。尤四者之綱領也。余言無奇。止布帛菽粟。可衣可食。但在體驗親切耳。

聰訓齋語 卷上

聰訓齋語卷下

桐城張英敦復

人生必厚重沈靜。而後爲載福之器。王謝子弟。席豐履厚。田廬僕役。無一不具。且爲人所敬禮。無有輕忽之者。視寒峻之士。終年授讀。遠離家室。唇燥吻枯。僅博束脩數金。仰事俯育。咸取諸此。應試則徒步而往。風雨泥淖。一步三歎。凡此情形。皆汝輩所習見。仕宦子弟。則乘輿驅肥。卽僮僕亦無徒行者。豈非福耶。乃與寒士一體。怨天尤人。爭較錙銖得失。寧非過耶。古人云。予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天道造物。必無兩全。汝輩旣享席豐履厚之福。又思事事周全。揆之天道。豈不誠難。惟有敦厚謙謹。慎言守禮。不可與寒士同一般感慨歎。放言高論。怨天尤人。庶不爲造物鬼神所呵責也。况父祖

經營多年。有田廬別業。身則勞於王事。不獲安享。爲子孫者生而受其福。乃又不思安享。而妄想妄行。寧不大可惜耶。思盡人子之責。報父祖之恩。致鄉里之譽。貽後人之澤。惟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讀書。三曰養身。四曰儉用。世家子弟原是貴重。更得精金美玉之品。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不驕盈。不詐僞。不刻薄。不輕佻。則人之欽重。較三公而更貴。予不及見。

祖父贈光祿公恂所府君。每聞鄉人言其厚德。邑人仰之。如祥麟威鳳。方伯公已酉登科。邑人榮之。贈以聯曰。張不張威願秉文。文名天下。盛有盛德。期可藩。藩屏王家。至今桑梓以爲美談。父親贈光祿公拙菴府君。予逮事三十年。生平無疾言遽色。居身節儉。待人寬厚。爲介弟。未嘗以一事一言干謁州縣。生平未嘗呈送一人。見鄉里煦煦以和。所行隱德甚多。從不向人索逋欠。以故三世皆祀於鄉賢。請主入廟之日。里人莫不欣喜道盛德之報。是亦何

負於人哉。予行年六十有一。生平未嘗送一人於捕廳。令其呵譴之。更勿言答責。願吾子孫終守此戒。勿犯也。不足則斷不可借債。有餘則斷不可放債。權子母起家。惟至寒之士稍可。若富貴人家爲之。歛怨養奸。得罪招尤。莫此爲甚。鄉里間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不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一文。以爲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待下我一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爲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彼人受之。同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予深知此理。然苦於情性疎懶。憚於趨承。故我惟思退處山澤。不見要人。庶少斯過。終日懍懍耳。讀書固所以取功名。繼家聲。然亦使人敬重。今見貧賤之士。果胸中淹博。筆下氤氳。則自然進退安雅。言談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學授徒。爲人師表。至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開場。

大比。專視此爲優劣。人若舉業高華秀美。則人不敢輕視。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讀書之人也。山有猛獸。則藜藿爲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強暴爲之改容。豈止掇青紫榮宗祔而已哉。予嘗有言曰。讀書者不賤。不專爲場屋進退而言也。父母之愛子。第一望其康寧。第二冀其成名。第三願其保家。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以此答武伯之問孝。至哉斯言。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孝莫大焉。養身之道。一在慎嗜慾。一在慎飲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以貽父母之憂。安得不時時謹愼也。吾貽子孫。不過瘠田數處耳。且甚荒蕪不治。水旱多虞。歲入之數。僅足以免饑寒。畜妻子而已。一件兒戲事。做不得。一件高興事。做不得。生平最喜陸梭山過日治家之法。以爲先得我心。誠做而行之。庶幾無鬻產蕩家之患。予有

言曰。守田者不饑。此二語足以長世。不在多言。凡人少年德性不定。每見人厭之曰慳。笑之曰嗇。諛之曰儉。輒面發熱。不知此最是美名。人肯以此諛之。亦最是美事。不必避諱。人生豪俠周密之名。至不易副。事事應之。一事不應。遂生嫌怨。人人周之。一人不周。便存形迹。若平素儉嗇。見諒於人。省無窮物力。少無窮嫌怨。不亦至便乎。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已有崖岸。而其關鍵切要。又在於擇友。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躋於成人之列。此時知識大開。性情未定。父師之訓不能入。妻子之言亦不聽。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蘭。脫有一淫朋匪友。闖入其側。朝夕浸灌。鮮有不爲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蕩然而莫可收拾矣。此予幼年時知之最切。今親戚中。倘有此等之人。則踪跡令疎遠。不必親密。若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名爲善。比之毒草啞泉。更富遠避。芸圃有詩云。於今道上擲揄鬼。原是尊前嫵媚人。蓋

痛乎其言之矣。擇友何以知其賢否。亦卽前四件能行者爲良友。不能行者爲非良友。予暑中退休。稍有暇晷。遂舉胸中所欲言者。筆之於此。語雖無文。然三十餘年涉歷仕塗。多逢險阻。人情物理知之頗熟。言之較親。後人勿以予言爲迂而遠於事情也。

楷書如坐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奔。人之形貌雖不同。然未有傾斜跛側爲佳者。故作楷書以端莊嚴肅爲尙。然須去矜束拘迫之態。而有雍容和愉之象。斯晉書之所獨擅也。分行布白。取乎勻淨。亦以自然爲妙。樂毅論如端人雅士。黃庭經如碧落仙人。東方朔像贊如古賢前哲。曹娥碑有孝女婉順之容。洛神賦有淑姿纖麗之態。蓋各象其文。以爲體要。有骨有肉。一行之間。自相顧盼。如樹木之枝葉扶疎。而彼此相讓。如流水之淪漪雜見。而先後相承。未有偏斜傾側。各不相顧。絕無神采。步伍連絡。映帶而可稱佳書者。細玩蘭

亭委蛇生動。千古如新。董文敏書大小疎密。於尋行數墨之際。最有趣致。學者當於此參之。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予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鮀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閒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於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希有之事也。論語文字如化工肖物。簡古渾淪而盡事情。平易涵蘊而不費辭。于尙書毛

詩之外。別爲一種。大學中庸之文。極閎闊精微。而包羅萬有。孟子則雄奇跌宕。變幻洋溢。秦漢以來。未有能此四種文字者。特以儒生習讀而不察。遂不知其章法字法之妙也。當細心翫味之。

古人讀文選。而悟養生之理。得力於兩句。曰。石蘊玉而山輝。水涵珠而川媚。此真是至言。嘗見蘭蕙芍藥之蒂間。必有露珠一點。若此一點。爲蟲蟻所食。則花萎矣。又見筍初出。當曉。則必有露珠數顆在其末。日出則露復斂而歸根。夕則復上。田間有詩云。夕看露顆上。稍行是也。若侵曉入園。筍上無露珠。則不成竹。遂取而食之。稻上亦有露。夕現而朝斂。人之元氣全在于此。故文選二語。不可不時體察。得訣固不在多也。

世人只因不知命。不安命。生出許多勞擾。聖賢明明說與。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又曰。脩身以俟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因知之真。

而後俟之安也。予歷世故頗多。認此一字頗確。曾與韓慕廬宿齋天壇。深夜劇談。慕廬談當年鄉會考時。鄉試則有得售之想。場中頗著意。至會試殿試。則全無心而得會狀。會試場大風吹卷欲飛。號中人皆取石堅押。韓獨無意。祝曰。若當中則自不吹去。亦竟無恙。故其會試殿試文皆遊行自在。無斧鑿痕。予謂慕廬足下兩掇巍科。當是何如勇猛。以此言告人。人決不信。余獨信之。何以故。予自諭德後。卽無意仕進。不止無競進之心。且時以隕越爲懼。乃由講讀學士登亞卿正卿。皆華臚清貴之官。自旁人觀之。不知是何如勇猛精進。以予自審。則知慕廬之非妄矣。慕廬亦可以已事推之。而知予之非誑也。願與世人共知之。

予生平嗜卉木。遂成奇癖。亦自覺可哂。細思天下歌舞聲伎。古翫書畫。禽鳥博奕之屬。皆多費而耗物力。惹氣而多後患。不可以訓子孫。惟山水花木。差

可自娛。而非人之所爭。草木日有生意。而妙於無知。省許多愛憎煩惱。京師難於樹植。艱於曠土。書閣中置盆花數種。滋培收護。頗費心力。然亦可少供耳目之翫。琴薦書幌牀頭十笏之地。無非落花填塞。亦一佳話也。

古人佩玉朝夕不離。義取溫潤堅栗。君子無故不撤琴瑟。義取和平溫厚。故質性爽直者。恐近高亢。益當深體此意。以自箴砭。不可任其一往之性也。人生以擇友爲第一事。自就塾以後。有室有家。漸遠父母之教。初離師保之嚴。此時乍得友朋。投契締交。其言甘如蘭芷。甚至父母兄弟妻子之言。皆不聽受。惟朋友之言是信。一有匪人廁於閒。德性未定。識見未純。斷未有不爲其所移者。余見此屢矣。至仕宦之子弟。尤甚。一入其彀中。迷而不悟。脫有尊長誠諭。反生嫌隙。益滋乖張。故余家訓有云。保家莫如擇友。蓋痛心疾首其言之也。汝輩但於至戚中觀其德性。謹厚好讀書者。交友兩三人足矣。況內有

兄弟互相師友。亦不至岑寂。且勢利言之。汝則溫飽。來交者豈能皆有文章。道德之切劘。平居則有酒食之費。應酬之擾。甚至有爭訟外侮。則又有關說。救援之事。平昔既與之契密。臨事卻之。必生怨毒反唇。故余以爲宜慎之於始也。况且嬉遊征逐。耗精神而荒正業。廣言談而滋是非。種種弊端。不可紀極。故特爲痛切發揮之。昔人有戒。飯不嚼便嚥。路不看便走。話不想便說。事不思便做。洵爲格言。予益之曰。友不擇便交。氣不忍便動。財不審便取。衣不
慎便脫。

學字當專一。擇古人佳帖。或時人墨蹟。與己筆路相近者。專心學之。若朝夕更改。見異而遷。鮮有得成者。楷書如端坐。須莊嚴寬裕。而神彩自然掩映。若體格不勻淨。而遽談流動。失其本矣。汝小字可學樂毅論。前見所寫樂志論。大有進步。今當一心臨做之。每日明窗淨几。筆精墨良。以白奏本紙臨四五

百字亦不須太多。但工夫不可間斷。紙畫烏絲格。古人最重分行布白。故以齊整勻淨爲要。學字忌飛動草率。大小不勻。而妄言奇古磊落。終無進步矣。行書亦宜專心一家。趙松雪珮玉垂紳。丰神清貴。而其原本則出于聖教序。蘭亭猶見晉人風度。不可訾議之也。汝作聯字亦頗有豐秀之致。今專學松雪。亦可望其有進。但不可任意變遷耳。

龍眠芙蓉谿。吾朝夕夢寐所在也。垂雲泝天然石壁。上倚青山。下臨流水。當爲吾相度可亭之地。期於對石枕流。雙谿草堂前。引南北二澗爲兩池。中一闌相通。一種蓮。一種魚。製扁舟。容五六月。朱欄翠檣。蘭槳桂櫂。從芙蓉谿亭登舟。至艤舟亭登岸。襟帶吾廬。汝歸當謀疏鑿。闊十二丈。窄處二三丈。但可。以行舟。汝兄弟姪輪日督工。於九月杪從事。渠成以報。吾堂軒基址。預以繩定之。以俟異日。臨河有大石。土人名爲穰洞。此地相度亭子。下臨澄潭。四圍

嶺岫既曠然軒豁亦窈然幽深。其傍當種梅柳以映帶之。亦此時事也。向來梅杏桃李之屬。種植者亦不少矣。使皆茂達。儘可自娛。此時澆漑修治扶植。去草爲急。僕人紙上之樹日增。園中之樹日減。汝當爲吾稽察之。樹不活與不種同。山中須三五日靜坐經理。晨入暮歸。不如其已也。可與兄弟姪言之。辛巳春分日。予攜大郎二郎六郎。出西直門。過高梁橋。沿溪水至法華寺。飯于僧舍。因至萬壽寺時。甫移華嚴鐘於後閣。尙未懸架。遂過天禧宮看白松。蓋余最心賞古松。枝幹如凝雪。清響如飛濤。班剝離奇。扶疎詰曲。枝枝入畫。葉葉有聲。如對高人逸士。不敢褻翫。京師寺觀。此種爲多。而時代久遠。則無過天禧宮者。共二十餘株。皆異態殊形。可謂巨觀矣。是行也。春寒初解。野色蒼茫。然已有融潤之氣。得小詩曰。緣谿來古寺。石堰舊河梁。冰泮波澄綠。風輕柳麴黃。苔痕春已半。松影日初長。籃筍攜諸子。僧寮野簍香。

時文以多作爲主。則工拙自知。才思自出。谿逕自熟。氣體自純。讀文不必多。擇其精純條暢。有氣局詞華者。多則百篇。少則六十篇。神明與之渾化。始爲有益。若貪多務博。過眼輒忘。及至作時。則彼此不相涉。落筆仍是故吾。所以思常窒而不靈。詞常窘而不裕。意常枯而不潤。記誦勞神。中無所得。則不熟不化之病也。學者犯此弊最多。故能得力於簡。則極是要訣。古人言簡練以爲揣摩。最是立言之妙。勿忽而不察也。

治家之道。謹肅爲要。易經家人卦。義理極完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近於煩瑣。然雖厲而終吉。嘻嘻流於縱軼。則始寬而終吝。余欲于居室自書一額曰。惟肅乃雍。常以自警。亦願吾子孫共守也。

人之居家立身。最不可好奇。一部中庸。本是極平澹。卻是極神奇。人能於倫常無缺。起居動作。治家節用。待人接物。事事合于矩度。無有乖張。便是聖賢。

路上人。豈不是至奇。若舉動怪異。言語詭激。明明坦易道理。卻是尋奇覓怪。守偏文過。以爲不墜恆境。是窮奇機杙之流。烏足以表異哉。布帛菽粟。千古至味。朝夕不能離。何獨至于立身制行而反之也。

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于人。便是善人。余偶以忌辰著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遙呼曰。今日是忌辰。余急易之。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之損。而于人爲有益。每謂同一禽鳥也。聞鸞鳳之名則喜。聞鴝鵒之聲則惡。以鸞鳳能爲人福。而鴝鵒能爲人禍也。同一草木也。毒草則遠避之。參苓則共寶之。以毒草能斲人。而參苓能益人也。人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則人望之若鸞鳳。寶之如參苓。必爲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此理之最易見者也。

凡讀書。二十歲以前所讀之書。與二十歲以後所讀之書迥異。幼年知識未

開天真純固。所讀者雖久不溫習。偶爾提起。尙可數行成誦。若壯年所讀。經月則忘。必不能持久。故六經秦漢之文。詞語古奧。必須幼年讀。長壯後雖倍蓰其功。終屬影響。自八歲至二十歲中間歲月無多。安可荒棄。或讀不急之書。此時時文固不可不讀。亦須擇典雅醇正。理純辭裕。可歷二三十年無弊者讀之。若朝華夕落。淺陋無識。詭僻失體。取悅一時者。安可以珠玉難換之歲月。而讀此無益之文。何如誦得左國一兩篇。及東西漢典貴華腴之文數篇。爲終身受用之寶乎。且更可異者。幼齡入學之時。其父師必令其讀詩書。易左傳禮記兩漢八家文。及十八九作制義應科舉時。便束之高閣。全不溫習。此何異衣中之珠。不知探取。而向塗人乞漿乎。且幼年之所以讀經書。本爲壯年擴充才智。驅駕古人。使不寒儉。如畜錢待用者然。乃不知尋味其義蘊。而弁髦棄之。豈不大相刺謬乎。我願汝曹將平昔已讀經書。視之如拱壁。

一月之內。必加溫習。古人之書。安可盡讀。但我所已讀者。決不可輕棄。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毋貪多。毋貪名。但讀得一篇。必求可以背誦。然後思通其義蘊。而運用之於手腕之下。如此則才氣自然發越。若曾讀此書而全不能舉其詞。謂之畫餅充饑。能舉其詞而不能運用。謂之食物不化。二者其去枵腹無異。汝輩于此。極宜猛省。

凡物之殊異者。必有光華發越於外。况文章爲榮世之業。士子進身之具乎。非有光彩。安能動人。闡中之文。得以數言槩之。曰理明詞暢。氣足機圓。要當知棘闈之文。與窗稿房行書不同之處。且南闈之文。又與他省不同處。此則可以意會。難以言傳。唯平心下氣。細看南闈墨卷。將自得之。卽最低下墨卷。彼亦自有得手。亦不可忽。此事最渺茫。古稱射虱者。視虱如車輪。然後一發而貫。今能分別氣味。截然不同。當庶幾矣。汝曹兄弟叔姪。自來歲正月爲始。

每三六九日一會。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不疎不數。但不可閒斷。不可草草塞責。一題入手。先講求書理極透澈。然後布格遣詞。須語語有著落。勿作影響語。勿作艱澀語。勿作累贅語。勿作雷同語。凡文中鮮亮出色之句。謂之調。調有高卑。疎密相間。繁簡得宜處。謂之格。此等處最宜理會。深惱人讀時。文累千累百。而不知理會。於身心毫無裨益。夫能理會。則數十篇百篇已足。焉用如此之多。不能理會。則讀數千篇與不讀一字等。徒使精神曠亂。臨文捉筆。依舊茫然。不過胸中舊套應付。安有名理精論。佳詞妙句。奔匯於筆端乎。所謂理會者。讀一篇先看其一篇之格。再味其一股之格。出落之次第。講題之發揮。前後豎義之淺深。詞調之華美。誦之極其熟。味之極其精。有與此等相類之題。有不相類之題。如何推廣擴充。如此讀一篇有一篇之益。又何必多。又何能多乎。每見汝曹讀時。文成帙。問之不能舉其詞。叩之不能言其

義粗者不能。况其精者乎。自誑乎。誑人乎。此絕不可解者。汝曹試靜思之。亦不可解也。以後當力除此等之習。讀文必期有用。不然甯可不讀。古人有言。讀生文不如翫熟文。必以我之精神包乎此一篇之外。以我之心思入乎此一篇之中。噫嘻。此豈易言哉。汝曹能如此用功。則筆下自然充裕。無補緝寒澀支離冗泛草率之態。汝每月寄所作九首來京。我看一會兩會。則知汝曹用心不用心。務外不務外瞭然矣。作文決不可使人代寫。此最是大家子弟陋習。寫文要工緻。不可錯落塗抹。所關於色澤不小也。汝曹不能面奉教言。每日展此一次。當有心會。幼年當專攻舉業。以爲立身根本。詩且不必作。或可偶一爲之。至詩餘則斷不可作。余生平未嘗爲此。亦不多看。蘇辛尙有豪氣。餘則靡靡焉。可近也。

余久歷世塗。日在紛擾榮辱勞苦憂患之中。靜念解脫之法。成此八章。自謂

于人情物理消息盈虛。略得其大意。醉醒臥起。作息往來。不過如此而已。顧以年增衰老。無由自適。二十餘年來。小齋僅可容膝。寒則溫室擁雜花。暑則垂簾對高槐。所自適於天壤間者止此耳。求所謂煙霞林壑之趣。則僅託於夢想。形諸篇詠。皆非實境也。辛巳春分前一日。積雪初融。霽色迴暖。爲三郎廷璐書此。遠寄江鄉。亦可知翁鍼砭氣質之偏。流覽造物之理。有此一知半見。當不至于汨沒本來耳。

古稱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旨哉斯言。可爲深鑒。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當面待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面斥其非。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幼而驕慣。爲親戚之所優容。長而習成。爲朋友之所諒恕。至於利交而諂。相誘以爲非。勢交而諛。相倚而作慝者。又無論矣。人之背後稱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直道。或偶譽其

才品而慮人笑其逢迎。或心賞其文章而疑人鄙其勢利。甚且吹毛索瘢。指摘其過失。而以爲名高。批枝傷根。訕笑其前人。而以爲痛快。至於求利不得。而嫌隙易生于有無。依勢不能。而怨毒相形於榮悴者。又無論矣。故富貴子弟。人之當面待之也。恆恕。而背後責之也。恆深。如此則何由知其過失。而顯其名譽乎。故世家子弟。其謹飭如寒士。其儉素如寒士。其謙冲小心如寒士。其讀書勤苦如寒士。其樂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稱之者。尙不能如寒士。必也謹飭倍于寒士。儉素倍于寒士。謙冲小心倍于寒士。讀書勤苦倍于寒士。樂聞規勸倍于寒士。然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今人稍稍能謹飭儉素謙下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難做。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也。我願汝曹常以席豐履盛爲可危可慮。難處難全之地。勿以爲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責之者。遇

之不以禮者。則平心和氣。思所處之時勢。彼之施于我者。應該如此。原非過當。卽我所行十分全是。無一毫非理。彼尙在可恕。况我豈能全是乎。古人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讓爲寶。左氏曰。讓德之本也。處里閉之間。信世俗之言。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地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謙之理。自古祇聞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讓。翻以釀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見天下大訟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敬小慎微。凡事只從小處了。余行年五十餘。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轉灣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至于受大氣。吃得小虧。則不至于吃大虧。此生平得力之處。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於我矣。

我失便宜。則衆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也。汝曹席前人之資。不憂饑寒。居有室廬。使有臧護。養有田疇。讀書有精舍。良不易得。其有遊蕩。非僻。結交淫朋匪友。以致傾家敗業。路人指爲笑談。親戚爲之浩嘆。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其有立身醇謹。老成儉樸。擇人而友。閉戶讀書。名日美。而業日成。鄉里指爲令器。父兄期其遠大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二者何去何從。何得何失。何芳如芝蘭。何臭如腐草。何祥如麟鳳。何妖如鴝鵒。又豈俟予言哉。汝曹今皆年富力強。飽食溫衣。血氣未定。豈能無所嗜好。古人云。凡人欲飲酒博奕。一切嬉戲之事。必皆覓伴侶爲之。獨讀快意書。對佳山水。可以獨自怡悅。凡聲色貨利一切嗜欲之事。好之。有樂者必有苦。惟讀書與對佳山水。止有樂而無苦。今架有藏書。離城數里有佳山水。汝曹與其狎無益之友。聽無益之談。赴無益之應酬。曷若珍重難得之歲月。縱讀難得。

之詩書。快對難得之山水乎。我視汝曹所作詩文。皆有才情。有思致。有性情。非夢夢全無所得於中者。故以此諄諄告之。欲令汝曹安分省事。則心神寧謐。而無紛擾之害。寡交擇友。則應酬簡而精神有餘。不聞非僻之言。不致陷於不義。一味謙和謹飭。則人情服而名譽日起。制藝者。秀才立身之本。根本固。則人不敢輕。自宜專力攻之。餘力及詩。字亦可怡情。良時佳辰。與兄弟姊夫輩。一料理山莊。撫問松竹。以成余志。是皆於汝曹有益無損。有樂無苦之事。其味聰聽之義。

座右箴

立品 讀書 養身 擇友

右四綱

戒嬉戲 慎威儀 謹言語 溫經書 精舉業 學楷字 謹起居

慎寒暑 節用度 謝酬應 省宴集 寡交遊

右十二目

子弟自十七八以至廿三四。實爲學業成廢之關。蓋自初入學至十五六。父師以童子視之。稍知訓子者。斷不忍聽其廢業。惟自十七八以後。年漸長。氣漸驕。漸有朋友。漸有家室。嗜慾漸開。人事漸廣。父母見其長成。師傅視爲儕輩。德性未堅。轉移最易。學業未就。蒙昧非難。幼年所習經書。此時皆束高閣。酬應交遊。侈然大雅。博奕高會。自詡名流。轉盼二十五六歲。兒女累多。生計迫蹙。蹉跎潦倒。學殖荒落。予見人家子弟半塗而廢者。多在此五六年中。棄幼學之功。貽終身之累。蓋覆轍相踵也。汝正當此時。離父母之側。前言諸弊。事事可慮。爲龍爲蛇。爲虎爲鼠。分於一念。介在兩岐。可不慎哉。可不畏哉。讀書須明窗淨几。案頭不可多置書。讀文作文。皆須凝神靜氣。目光炯然。出

文與題之上。最忌墜入雲霧中。迷失出路。多讀文而不熟。如將不練之兵。臨時全不得用。徒疲精勞神。與操空拳者無異。作文以握管之人爲大將。以精熟墨卷百篇爲練兵。以雜讀時藝爲散卒。以題爲堅壘。若神明不爽朗。是大將先墜雲霧中。安能制勝。人人各有一種英華光氣。但須磨練始出。譬如一草一卉。苟深培厚壅。盡其分量。其花亦有可觀。而况於人乎。况於俊特之人乎。天下有形之物。用則易匱。惟人之才思氣力。不用則日減。用則日增。但做出自己聲光。如樹將發花時。神壯氣溢。覺與平時不同。則自然之機候也。讀書人獨宿是第一義。試自己省察。館中獨宿時。漏下二鼓。滅燭就枕。待日出早起。夢境清明。神酣氣暢。以之讀書。則有益。以之作文。必不潦草枯澀。真所謂一日勝兩日也。

易經一書。言謙道最爲詳備。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

而福謙。人情惡盈而好謙。又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不能常盈。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於此理不啻反覆再三。極譬罕喻。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古昔賢聖。殆無異辭。堯舜大聖人。而史稱之曰允恭克讓。孔子甚聖德。及門稱之曰恭儉讓。况乎中人之才。能越斯義。古云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言讓之有益無損也。世俗瞽談。妄謂讓人則人欺之。甚至有尊長教其卑幼無多讓。此極爲亂道。以世俗論。富貴家子弟理不當爲人所侮。稍有拂意。便自謂我何如人。而彼敢如是以加我。從旁人亦不知義理。用一二言挑逗之。遂爾氣填胸臆。奮不顧身。全不思富貴者衆射之的也。羣妬之媒也。諺曰一家溫飽。千家怨忿。惟當撫躬自返。我所得於天者已多。彼同生天壤。或係親戚。或同里閭。而失意如此。我不讓彼。而彼顧肯讓我乎。常持此心。深明此理。自然心平氣和。卽有拂意之事。逆耳之言。如浮雲行空。與吾無涉。姚端恪公有言。此乃

成就我福德相。愈加恭謹以遜謝之。則橫逆之來。蓋亦少矣。願以此爲熱火世界一帖清涼散也。

譚子化書訓儉字最詳。其言曰。天子知儉。則天下足。一人知儉。則一家足。且儉非止節嗇財用而已也。儉於嗜慾。則德日脩。體日固。儉於飲食。則脾胃寬。儉於衣服。則肢體適。儉於言語。則元氣藏。而怨尤寡。儉於思慮。則心神寧。儉於交遊。則匪類遠。儉於酬酢。則歲月寬。而本業脩。儉於書札。則後患寡。儉於干請。則品望尊。儉於僮僕。則防閑省。儉於嬉戲。則學業進。其中義蘊甚廣。大約不外於葆嗇之道。東坡千古才人。以百五十錢爲一塊。每日只用畫杈挑取一塊。盡此錢爲度。決不用明日之錢。汝輩中人。可無限制。陸梭山訓居家之法。最妙以一歲所入。除完官糧外。分爲三分。存一分以爲水旱及意外之費。其餘二分。分析爲十二分。每月用一分。但許存餘。不許過界。能從每日飲食

雜用加意節省。使一月之用常有餘。別置一處。不入經費。留以爲親戚友朋小小周濟緩急之用。亦遠怨積德之道。可恃以長久者也。居家治生之理。恆產瑣言備之矣。雖不敢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其於謀生。不啻左券。總之饑寒由於鬻產。鬻產由於負債。負債由於不經。相因之理。一定不易。予視之洞若觀火。仕宦之日。雖極清苦。畢竟略有交際。子弟習見習聞。由之不察。若以此作田舍度日之計。則立見其仆蹶。不可不深長思者也。人生儉嗇之名。可受而不必避。世俗每以爲恥。不知此名一噪。則人絕覬覦之想。偶有所用。人卽德之。所謂以虛名而受實益。何利如之。

人生髻稚。不離父母。入塾則有嚴師傅督課。頗覺拘束。逮十六七歲時。父母漸視爲成人。師傅亦漸不嚴憚。此時知識初開。嬉遊漸習。則必視朋友爲性命。雖父母師保之訓與妻孥之言。皆可不聽。而朋友之言。則投若膠漆。契若

芳蘭。所與正則隨之而正。所與邪則隨之而邪。此必然之理。身驗之事也。余鑄一圖章。以示子弟曰。保家莫如擇友。蓋有所歎息痛恨懲艾於其閒也。古人重朋友而列之五倫。謂其志同道合。有善相勉。有過相規。有患難相救。今之朋友。止可謂相識耳。往來耳。同官同事耳。三黨姻戚耳。朋友云乎哉。汝等莫若就親戚兄弟中。擇其謹厚老成。可以相砥礪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斷無目前良友。遂可得十數人之理。平時既簡於應酬。有事可以請教。若不如己之人。既易於臨深爲高。又日聞鄙猥之言。汙賤之行。淺劣之學。不知義理。不習詩書。久久與之相化。不能卻而遠矣。此論語所以首誠之也。

人生第一件事。莫如安分。分者我所得于天。多寡之數也。古人以得天少者。謂之數奇。謂之不偶。可以識其義矣。董子曰。與之齒者去其角。附之翼者兩其足。嗇于此則豐於彼。理有乘除。事無兼美。予閱歷頗深。每從旁冷觀。未有

能越此範圍者。功名非難非易。只在爭命中之有無。嘗譬之溫室養牡丹。必花頭中原結蕊。火焙則正月早開。然雖開而元氣索然。花既不滿足。根亦旋萎矣。若本來不結花。火焙無益。既有花矣。何如培以沃壤。灌以甘泉。待其時至。敷華根本。既不虧。而花亦肥大經久。此予所深洞於天時物理。而非矯爲迂闊之談也。曩時姚端恪公每爲予言。當細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章朱注最透。言不知命。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爲君子矣。爲字甚有力。知命是一事。爲君子是一事。既知命不能違。則儘有不必趨之利。儘有不必避之害。而爲忠爲孝爲廉爲讓。綽有餘地矣。小人固不當取怨於他。至於大節目。亦不可詭隨。得失榮辱。不必太認真。是亦知命之大端也。冢宰庫公曩與同事。談及知命之義。時有山左鹿御史。以偶爾公函發遣。彼方在言路時。果拚一個流徒。甚麼本上不得。彼在位碌碌耳。究竟不能違一定之數。非謂人當

冒險尋事。但素明此義。一旦遇大節所關。亦不至專計利害犯名義矣。庫然之。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

大人退食之暇。隨所欲言。取素牋書之。得八十四幅。示長男廷瓚。裝成二冊。敬置座右。朝夕覽誦。道心自生。傳示子孫。永爲世寶。廷瓚敬識。

澄

懷

園

語

澄懷園語自序

先公詩文集外。雜著內有聰訓齋語二卷。以示子孫。廷玉終身誦之。雍正戊申己酉。閒扈從西郊。蒙恩賜居澄懷園。五姪筠隨往。課兩兒讀書。予退直之暇。談論所及。姪逐日紀錄。得數十條。曰。此可繼聰訓齋語。曰。澄懷園語也。予聞之。慚慙不勝。而又不欲違其請。第哀集有限。未爲完書。自是厥後。凡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經。與典籍之所載。可以裨益問學。擴充識見者。輒取片紙書之。納敝篋中。而日用纖細之事。亦附及焉。十數年。日積月累。合之遂得二百五十餘條。因釐爲四卷。不分門類。但就日月之先後。以爲次序。命曰澄懷園語。從姪筠之請也。竊念通籍而後。牽於官守。職務繁多。比年精力憊頓。常有意所欲書。而倏忽遺忘者。不可勝數。且自知學識短淺。文辭拙陋。較之聰

訓齋語。不啻霄壤。又隨手掇拾。本無所愛惜。不過藏之家塾。俾子孫輩讀之。知我立身行己。處心積慮之太端云爾。然有能觀感興起者。是則是效。不視爲紙上空談。未必無所裨補。或不負老人承先啓後之意也夫。

乾隆丙寅冬十月澄懷居士張廷玉撰

澄懷園語卷之一

桐城張廷玉硯齋

凡人得一愛重之物。必思置之善地以保護之。至於心乃吾身之至寶也。一念善是卽置之安處矣。一念惡是卽置之危地矣。奈何以吾身之至寶。使之舍安而就危乎。亦弗思之甚矣。

一語而干天地之和。一事而折平生之福。當時時留心體察。不可於細微處忽之。

昔我文端公時時以知命之學訓子孫。宴閒之時。則誦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蓋窮通得失。天命既定。人豈能違。彼營營擾擾。趨利避害者。徒勞心力。壞品行耳。究何能增減毫末哉。先兄宮詹公習聞庭訓。是以主試山左。

卽以不知命一節爲題。惜乎能覺悟之人少也。

康熙庚子冬。山東販鹽奸民。聚衆劫掠邨莊。渠魁六七十人。各率匪類數百人。晝夜橫行。南北道路。幾至阻隔。又有青州生員鞠士林者。倡率邪教。招集亡命。肆行不法。巡撫總兵官。竭力捕治。擒獲一百五十餘人。時余爲刑部侍郎。聖祖仁皇帝命同都統陶賴學士登德。前往濟南。會同該撫鎮。嚴行審訊。並諭曰。伊等俱係妄稱僞將軍名號。謀爲不軌之人。若照例由部科覆奏請旨。則致遲誤。又恐別生事端。爾等可審訊明確。其應正法者。卽在濟寧正法。應發遣者。帶至京師發遣。余奉命惴惴。深以不稱任使爲懼。且同事二公。皆屬初交。恐有意見參差。猜疑掣肘之患。途中偕行。以誠信相與。頗無閒言。抵東之日。晝夜檢閱卷案。廉得其概。因於大廷廣衆。謂同事諸公曰。此盜案非叛案也。諸公皆曰。若何。余曰。伊等口供內。有仁義王無敵將軍之稱。又有義勇

王飛腿將軍之稱。觀飛腿二字。不過市井混名耳。凡所謂僞號者。皆道路訛傳。不足深究矣。諸公皆曰然。已而一一研詰。作盜案歸結。卽時正法者七人。發遣者三十五人。割斷脚筋者十八人。因殘廢疾病而免罪者七十二人。審係無干。卽行釋放者二十五人。先是盜首供某名下有四百人。某名下有五百人。合訊之已不下二千餘人之衆。因思罪在首惡。若將脅從附和之輩。一概株連。非所以仰體皇仁也。於是止就臬司械送之一百五十餘人。審訊歸結。此外未曾拘拿一人。卽到案衆犯中。有供係某姓佃戶者。有供係某姓家人者。有供係某鄉紳富戶家傭工。或賃居房屋者。亦概不究問。至於失察疏縱之罪。通省文武官。自撫鎮至典史千把總無一人得免者。因錄其捕賊之功。予以免議。亦體聖主寬大之盛心也。此案讞獄將定。本地文武官進而言曰。公等如此治獄。寬則寬矣。第若輩黨羽甚衆。未到案者尙有數千人。若不

加以嚴懲。使之畏懼。公等還朝後。仍復蠢動。恐有經理不善之咎。奈何。余笑曰。我等但知宣布皇上如天好生。罪疑惟輕之至德。若爲地方有司。思患豫防。草菅民命。甚非鞠獄初意。且以用法寬而得咎。恐無此天理。諸公不必爲余過慮。旣而余回京後。訪察山左情形。知匪黨漸次解散。並有萑苻之警。蓋聖主德化之感人。而治獄之不宜刻核也如此。大凡烏合之衆。必有一二巨惡爲之倡率。果能殲厥渠魁。則脅從者。皆可使之革面革心。不必以多殺爲防患之計也。此案爰書。定自余手。願舉以告天下之治獄者。

周易曰。吉人之辭寡。可見多言之人。卽爲不吉。不吉則凶矣。趨吉避凶之道。只在矢口閒。朱子云。禍從口出。此言與周易相表裏。黃山谷曰。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當終身誦之。

一言一動。常思有益於人。惟恐有損於人。不惟積德亦是福相。

文端公對聯曰。萬類相感以誠。造物最忌者巧。又曰。保家莫如擇友。求名莫如讀書。姚端恪公對聯曰。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又虛直齋日記曰。我心有不快。而以戾氣加人可乎。我事有未暇。而以緩人之急可乎。均當奉爲座右銘。

向日讀書。設小兒筆硯縱橫。卷帙堆積。不免跼蹐之苦。及易一大几。則位置綽有餘地。甚覺適意。可知天下之道。寬則能容。能容則物安而已。亦適。雖然。寬之道亦難言矣。天下豈無有用寬而養姦貽患者乎。大抵內寬而外嚴。則庶幾矣。

凡人病歿之後。其子孫家人。往往以爲庸醫誤投方藥之所致。甚至有銜恨終身者。余嘗笑曰。何其視我命太輕。而視醫者之權太重若此耶。庸醫用藥差誤。不過使病體纏綿。多延時日。不能速痊耳。若病至不起。是前數已定。雖

盧扁豈能爲功。乃歸咎於庸醫用藥之不善。不亦冤哉。

雍正八年八月。京師地動。兒輩恐懼憂煎。覺宇宙間無可置身處。余謂之曰。天變當懼。理所宜然。惟是北方陸居之地震。與南方舟行之風濤。皆出於不及覺。何從預知而逃避之。爾等惟有慎持此心。若果終身不曾行一惡事。不曾存一惡念。可以對衾影。卽可以對神明。斷無有上天譴罰。而加以奇殃者。方寸之間。我可自主。以此爲避災免禍之道。最易爲力。

世之有心計者。每行一事。必思算無遺策。夫使猶有遺策。則多算何爲。不過招刻覈之名。致衆人怨恨而已。若果算無遺策。則上犯造物之怒。其爲不祥莫大焉。

凡事當極不好處。宜向好處想。當極好處。宜向不好處想。

人生榮辱進退。皆有一定之數。宜以義命自安。予承乏綸扉。兼掌銓部。常見

上所欲用之人。及至將用時。或罹參罰。或病或故。竟不果用。又常見上所不欲用之人。或因一言薦舉而用。或因一時乏材而用。其得失升沈。雖君上且不能主。况其下焉者乎。乃知君相造命之說。大不其然。

爲善所以端品行也。謂爲善必獲福。則亦儘有不獲福者。譬如文字好則中式。世亦豈無好文而不中者耶。但不可因好文不中。而遂不作好文耳。制行愈高。品望愈重。則人之伺之益密。而論之亦愈深。防檢稍疎。則身名俱損。昔聞人言。有一老僧。道力甚堅。精勤不怠。上帝使神人察之。曰。其勤如初。則可度世。苟不如前。則詐僞欺世之人。可擊殺之。神伺之久不得閒。一日僧如廁。就河水欲盥手。神曰。余得閒矣。將下擊。僧忽念曰。此永人所飲食也。奈何以手污之。因以口就水吸而滌手。神於是出拜曰。子之心堅矣。吾無以伺子矣。向使不轉念。則神鞭一擊。不且前功盡棄耶。語雖不經。亦可借以自警。

余近來事務益繁。雖眠餐俱不以時。何暇復問家務。乃知古人所稱。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非有意忘之也。亦其勢不得不忘耳。况受恩愈深。職任愈重。卽本無私心。而識淺才疎。尙恐經理之未當。若再存私意於胸中。是乃有心之過。豈不得罪於鬼神哉。

大臣率屬之道。非但以我約束人。正須以人約束我。我有私意。人卽從而效之。又加甚焉。如我方欲飲茶。則下屬卽欲飲酒。我方欲飲酒。則下屬卽欲肆筵設席矣。惟有公正自矢。方不爲下人所窺。一爲所窺。則下僚無所忌憚。尙望其遵我法度哉。

凡事貴慎密。而國家之事。尤不當輕向人言。觀古人不言溫室樹可見。總之真神仙必不說上界事。其輕言禍福者。皆師巫邪術。惑世欺人之輩耳。

入宮見妬。入門見嫉。猶云同居共事。則猜忌易生也。至於與我不相干涉之

人聞其有如意之事。而中心悵悵。聞有不如意之事。而喜談樂道之。此皆忌心爲之也。余觀天下之人。坐此病者甚多。時時省察防閑。恐蹈此薄福之相。惟我兩先人忠厚仁慈。出於天性。每聞人憂戚患難之事。卽愀然不快於心。只此一念。便爲人情之所難。而貽子孫之福於無窮矣。

古人以盛滿爲戒。尙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蓋席豐履厚。其心易於放逸。而又無端人正士嚴師益友爲之督責匡救。無怪乎流而不返也。譬如一器貯水盈滿。雖置之安穩之地。尙慮有傾溢之患。若置之欹側之地。又從而搖撼之。不但水至傾覆。卽器亦不可保矣。處盛滿而不知謹慎者。何以異是。吾人進德修業。未有不靜而能有成者。太極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大學曰。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且不獨學問之道爲然也。歷觀天下享遐齡膺厚福之人。未有不靜者。靜之時義大矣哉。

人生樂事。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飾之鮮華。飲饌之豐潔。聲技之靡麗。其爲適意。皆在外者也。而心之樂不樂不與焉。惟有安分循理。不愧不怍。夢魂恬適。神氣安閒。斯爲吾心之真樂。彼富貴之人。窮奢極欲。而心常戚戚。日夕憂虞者。吾不知其樂果何在也。

余自幼體羸弱多疾。精神減少。步行里許。輒困憊不能支。兩先人時以爲憂。余因此謹疾益力。慎起居。節飲食。時時儆惕。至二十九歲通籍後。氣體稍壯。三十二歲蒙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辰入戌出。歲無虛日。塞外扈從凡十一次。夏則避暑熱河。秋則隨獵於邊塞。遼闊之地。乘馬奔馳。飲食多不以時。而不覺其勞。猶記丁亥秋。聖祖仁皇帝以外蕃諸君長。望幸心切。車駕遠臨。遍歷蒙古諸部落。窮邊絕漠。余皆珥筆以從。計一百餘日。不離鞍馬。而此身勉強支持。不至委頓。及世宗憲皇帝卽位。叨荷殊恩。委任綦重。雍正五六年。

以後。以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尙書。翰林院掌院學士。皆極繁要重大之職。兼以晨夕內直。宣召不時。晝日三接。習以爲常。而西北兩路軍興。旁午遵奉密諭。籌畫經理。羽書四出。刻不容緩。每至朝房。或公署聽事。則諸曹司及書吏抱案牘於旁者。常百數十人。環立更進。以待裁決。坐肩輿中。仍披覽文書。入紫禁城乘馬。吏人輒隨行於後。卽以應行應止者告之總裁。史館書局凡十有餘處。纂修諸公。時以所疑相質問。亦大費斟酌。不敢草率。每薄暮抵寓。燃雙燭以完本日未竟之事。並辦次日應奏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寢。或從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卽披衣起。親自改正。於黎明時付書記繕錄以進。每蒙聖慈洞察。垂憫再三。因諭曰。爾事務繁多至此。一日所辦。竟至成帙。在他人十日尙未能也。恐爾眠食之時俱少矣。嗣後切宜愛惜精神。勿過勞以負朕念。聖恩如此。益不敢不努力圖報於萬一。竊思五十歲以後。

之情形。與三十歲以前。迥乎不同。此皆仰賴天地祖宗之默佑。而戒謹恐懼。時時慎疾之一念。亦未嘗無功焉。

凡人耳目聽睹。大率相同。若能神閒氣靜。則覺有異人處。雍正癸卯甲辰間。予與高安朱文端公兩主會試。每坐衡鑒堂閱文。予伏案握管。未嘗停批。而四座同考官。彼此互相談論。或開龍門時。外場御史向內簾御史通問訊。予皆聞之。向朱公一一敘述。朱公曰。古稱有五官並用者。予未遇其人。今於君見之矣。予曰。公言太過。予何敢當此。不過偶然耳。今年逾六十。迥不如前。可知耳目之用。亦隨血氣爲盛衰也。

余近蒙聖恩。賜以廣廈名園。深愧過分。昔文端公官宗伯時。屋止數楹。其後洊登台輔。數十年不易一椽。不增一瓦。曰。安敢爲久遠計耶。其謹如此。其儉如此。其刻刻求退如此。我後人。豈可不知此意。而猶存見少之恩耶。

大聰明人當困心衡慮之後。自然識見倍增。謹之又謹。慎之又慎。與其於放言高論中求樂境。何如於謹言慎行中求樂境耶。

人臣奉職。惟以公正自守。毀譽在所不計。蓋毀譽皆出於私心。我不肯徇人之私。則寧受人毀。不可受人譽矣。

他山石曰。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於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濃於名譽。生矯激病。吾一味藥解之。曰淡。吁。斯言誠藥石哉。

人以必不可行之事來求我。我直指其不可。而謝絕之。彼必拂然不樂。然早斷其妄念。亦一大陰德也。若猶豫含糊。使彼妄生覬覦。或更以此得罪。此最造孽。人之精神力量。必使有餘於事。而後不爲事所苦。如飲酒者。能飲十杯。只飲八杯。則其量寬然有餘。若飲十五杯。則不能勝矣。

天下萬事莫逃乎命。命有修短。非藥石所能挽。文端公常言。仁和顧山庸先生曾患疽發背。醫藥數百金而愈。同時有鄰居貧人亦患此病。無醫藥。日飲薄粥亦愈。其愈之月日與公同。以此知命有一定。不繫乎療治也。

余遷居不擇日。或問之余曰。天下人無論貧富貴賤。莫不擇吉日者。莫如婚娶。然其間壽夭窮通不齊者甚多。可知日辰之不足憑。而吾生自有定命也。擇日何爲乎。

余生來體弱。每食不過一甌。肥甘之味。略嘗卽止。然生平未嘗患瘡痢。亦由不多飲食之故。世之以快然一飽而致病者。豈少哉。

處順境則退一步想。處逆境則進一步想。最是妙訣。余每當事務叢集。繁冗難耐時。輒自解曰。事更有繁於此者。此猶未足爲繁也。則心平而事亦就理。卽祁寒溽暑。皆作如是想。而畏冷畏熱之念。不覺潛消。

爲官第一要廉。養廉之道。莫如能忍。嘗記姚和修之言曰。有錢用錢。無錢用命。人能拼命強忍。不受非分之財。則於爲官之道。思過半矣。臣子事君。能供職者。以供職爲報恩。不能供職者。卽以退休爲報恩。蓋奉身而退。使國家無素餐之人。賢才有登進之路。亦報恩之道也。

人之葬墳。所以安先人也。葬後子孫昌盛。可以卜先人墳地之吉祥。若先存發福之心。以求吉地。則不可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平生錙銖必較。用盡心計。以求贏餘。造物忌之。必使之用若泥沙。以自罄其所有。夫勞苦而積之於平時。歡忻鼓舞而散之於一旦。則貪財果何所爲耶。所以古人非道非義。一介不取。

人家子弟。承父祖之餘蔭。不能克家。而每好聲伎。好古玩。好聲伎者。及身必敗。好古玩。未有傳及兩世者。余見此多矣。故深以爲戒。

昔人以論孟二語。合成一聯云。約失之鮮矣。誠樂莫大焉。余時佩服此十字。予在仕途久。每見陞遷罷斥。事稍出人意外者。衆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余笑曰。宇宙間安得有許多緣故。而人往往不信。余曰。細思之。卻有緣故。何也。命數如此。非緣故而何。

夏月退食之暇。閱津逮秘書。頗足忘暑。且可爲博物洽聞之助。但其中鄙俚穢褻之語。往往而有。可知古人著書。輕率下筆。亦是大病。讀者不可不擇也。古來帝王避諱甚嚴。唐明皇諱隆基。則劉知幾改名。宋欽宗諱桓。則併嫌名九字避之。高宗諱構。則併勾字避之。至改勾龍氏爲緱氏。惟我朝此禁甚寬。世宗憲皇帝時。見臣工奏事。有避嫌名者。輒怒曰。朕安得有許多名字。非朕名而避。是不敬也。至乾隆元年。今上御極。特降諭旨二名。不偏諱。卽御名本字。亦不避矣。聖人度量。識見超越千古。卽此一事可見。

宋太宗言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西林相國曰。大事不可糊塗。小事不可不糊塗。若小事不糊塗。則大事必至糊塗矣。斯言最有味。宜靜思之。

世宗憲皇帝時。廷玉日直內廷。上進膳時常承命侍食。見上於飯顆餅屑。未嘗棄置纖毫。每燕見臣工。必以珍惜五穀爲訓。暴殄天物爲戒。又嘗語廷玉曰。朕在藩邸時。與人同行。從不以足履其頭影。亦從不踐踏蟲蟻。聖人之恭儉仁厚。謹小慎微。固有如是者。

昔人言陸放翁詩。吐納衆流。渾涵萬有。神明變化。融爲一氣。予自幼讀陸詩。數十年來不離几案。其妙處不可殫述。卽如七言絕句中。遊近村一首。曰。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又夜食炒栗一首。曰。齒根浮動歎吾衰。山栗炮燂療夜飢。喚起少年京輦夢。和甯門外早朝時。以眼前極平常之事。而出之以含蓄蘊藉。令人百回讀之不厭。

真化工之筆也。

三百篇爲詩之祖。人共知之。而不知微言精義。有在三百篇之前者。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吾人用功於詩數十年。果能心領神會。此十
二字。則詩自臻妙境。不可以語言文字傳也。

西林相國曰。杜少陵胡馬詩云。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此二語。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蓋良馬蹀躞奔騰之時。步步著實。所以說無空。又步步不越尺寸。所以說無闊。惟其如此。所以堪託死生也。余扈從久。見良馬甚多。深知西林確論。能發杜詩之神髓也。虞書言樂作。而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此史臣極言德化之盛。不必實有其事也。

先公言標梅之詩。乃女子父母作。非女子自作也。昔人曾有此解。當從之。朱註非也。

先公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乃古人自檢之密。非輕量天下之人。此解玉服膺不忘。非此則詩人之語病不小矣。

余二十歲時。讀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以爲此後人代作。非先生手筆也。蓋篇中不慕榮利。忘懷得失。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諸語。大有痕跡。恐天懷曠逸者。不爲此等語也。此雖少年狂肆之談。迄今思之。亦未必全非。

余向來所作詩。多燬於火。兒輩言及。往往以爲憾。一日讀竹坡詩話曰。杜牧之嘗爲宣城幕。遊涇溪水西寺。留二詩。其一曰。三日去還住。一生焉再遊。含情碧溪水。重上粲公樓。此詩今榜壁間。而集中不載。乃知前人好句。零落者多矣。余讀至此。呼若靄示之曰。古名人尙如此。何況於余。爲之一笑。

昔先文端公祈夢於呂仙詞。夢遷居新室。家人荷硯一擔。玉感其祥。因以硯齋爲號。並刻圖章二。上則硯齋。下則以鈍爲體。以靜爲用八字。蓋取唐庚古

硯銘中語以自勉也。

偶讀明人雜記曰。今高麗鏡面箋。中國無及之者。吳越錢氏時。浙江溫州作蠲紙。潔白堅滑。大略類高麗紙。供者免其賦稅。故曰蠲紙。至和年。開方入貢。以權貴索取浸廣。而紙戶力不能勝。遂止之。今京中所用高麗紙。質雖麤而堅厚異常。遠勝內地者。至高麗鏡面箋。則不可得。惟於董宗伯墨蹟中見之。本朝以來。彼國王用作表牋。市肆中則無從購覓矣。

竹坡詩話曰。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予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槍楛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此可以爲工也。予偶檢書見此。指以示兒輩。古人作詩之妙。讀詩之妙。並見於此。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偶閱韓魏公別錄。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

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又曰。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又曰。人能扶人之危。矜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又曰。寡欲自事簡。公因論待君子小人之際曰。一當以誠。但知其爲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不覺則已。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嘗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平常事。以上數則。語雖淺近。而一段和平忠厚之意。千載而下。猶令人相遇於楮墨間。因命兒輩抄錄。以備觀覽。周書君陳篇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數語自宋儒以來。多有以爲成王失言者。余謂不然。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公自監之。公歿。成王命君陳代公。是時頑民習染已深。非動其尊君親上。感恩戴德之心。不能望其潛消逆志。故令君陳宣布朝廷德

意。以爲化事成俗之助。非以頌颺諂諛倡導臣工也。觀下文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其以忠直匡正望君陳者。與大舜予違汝弼之心。又何閒哉。

虞書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以上盛德。古今來仁厚恭儉之主。尙庶幾能之。至於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則所謂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此固非帝舜不足以當之。然亦必有此數語。始足以見盛德之至。與大聖人功用之全也。予故曰。唐太宗縱囚而囚歸。此太宗之所以爲太宗也。虞帝好生。而民不犯於有司。此虞帝之所以爲虞帝也。

偶讀韓蘄王傳。公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

也。余名玉。字易用而難避。生平見屬吏門人。皆戒其勿以犯觸爲嫌。後世子孫。當知此意。果能尊敬其父祖。當以服習教訓爲先。豈在此區區末節乎。

向見同人詩中好句。輒能記誦。歷久不忘。今老矣。迴不如前所記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如院長揆公。敍詠白杜鵑花曰。三更枝上月如霜。查悔餘慎行詠

金絲桃曰。偶分處士籬邊色。仍是仙人洞口花。鄂西林爾泰詠棗花曰。林端暖

愛初長日。葉底香憐最小花。趙橫山大鯨賦得柳橋晴有絮曰。雪點朱闌暖未

消。此皆詠物之工者。又見朝鮮詩集中。載其國人詠漁父絕句有曰。人世險巇。君莫笑。自家身在急流中。亦自雋永可味。

君子可欺以其方。若終身不被人欺。此必無之事。倘自謂人不能欺我。此至愚之見。卽受欺之本也。

天下有學問有識見有福澤之人。未有不靜者。

天下矜才使氣之人。一遇挫折。倍覺人所難堪。細思之。未必非福。

凡人好爲翻案之論。好爲翻案之文。是其胸襟褊淺處。卽其學問偏僻處。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請看一部論語。何曾有一句新奇之說。

不深知知人論世四字之義。不可以讀史。

澄懷園語卷之二

桐城張廷玉硯齋

雍正丙午秋。蔣文肅公主順天鄉試時。太夫人高年在堂。世宗憲皇帝恐其懸念起居。命余索其平安信。於降旨之便。傳入闈中。以慰其心。聖主錫類之仁優。待大臣之恩誼。至於如此。千古所未有也。

居官清廉。乃分內之事。每見清官多刻。且盛氣凌人。蓋其心以清爲異人之能。是猶未忘乎貨賄之見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問如何著力。曰。言忠信。行篤敬。

孝昌程封翁漢舒筆記曰。人看得自己重。方能有恥。又曰。人世得意事。我覺得可恥。亦非易事。此有道之言也。

讀論語。覺得孟子太繁。且甚費力。讀孟子。又覺諸子之書費力矣。不可不知。程封翁漢舒曰。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矩禮法。雖眼前興旺。卽此便是衰敗景象。又曰。小小智巧。用慣了。便入於下流而不覺。此二語乃治家訓子弟之藥石也。

凡人看得天下事太容易。由於未曾經歷也。待人好爲責備之論。由於身在局外也。恕之一字。聖賢從天性中來。中人以上者。則閱歷而後得之。姿秉庸暗者。雖經閱歷而夢夢如初矣。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熟讀全史。方知此語之妙。乾隆五年正月燈節。家庭閒話之際。長男若靄曰。凡占卜星相之事。若深信而篤好之。其人必有受累處。但大小或有不同耳。余聞之甚喜。蓋余幾經閱歷。而後知之。不意若靄

少。能見及此也。

本朝定制。各部滿尙書在漢尙書之前。廷玉以大學士管吏部戶部事。特命在滿尙書之前。雍正六年。公富爾丹管部務。富以公爵兼尙書。非他人可比。玉遂讓再四。上仍命余居前。又朝會班次。大學士在領侍衛內大臣之下。上命玉在公侯領侍衛內大臣之上。皆異數也。

先文端公聰訓齋語曰。予自四十六七以來。講求安心之法。凡喜怒哀樂。勞苦恐懼之事。只以五官四肢應之。中間有方寸之地。常時空空洞洞。朗朗惺惺。決不令入。所以此地常覺寬綽潔淨。予製爲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此數者闖入。亦有時賊勢甚銳。城門稍疎。彼閒或閑入。卽時覺察。便驅之出城外。而牢閉城門。令此地仍寬綽潔淨。十年來漸覺闖入之時少。不甚用力驅逐。然城外不免紛擾。主人居其中。尙無渾忘天真之樂。倘得歸田。遂初。見山時多。見人時少。空潭碧落。或庶幾矣。此先公生平得力處。故言之親。

切若此。玉常舉以告人。無論行者不可得。卽解者亦復寥寥。吁。難矣哉。註解古人詩文者。每牽合附會。以示淹博。是一大病。古人用事用意。有可以窺測者。有不可窺測者。若必欲強勉著筆。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慎也。

歐陽公論詩曰。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工。此數語看來淺近。而義蘊深長。得詩家之三昧矣。憂患皆從富貴中來。閱歷久而後知之。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在孟子則兩者平說。究竟不虞之譽少。而求全之毀多。此人心厚薄所由分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聖人之心。甯偏於厚。其異乎常人者正在此。

餘齋恥言曰。名諫者忠之賊也。因他人之過以市名。長厚者不爲。矧君子乎。

又曰。實二而名一。則名立而不毀矣。行五而言三。則言出而寡尤矣。斯之謂有餘地。又曰。有家者莫患乎昧大體而聽小言。夫覺起於背語。而禍烈於傳構。若能結婦妾之口。錮僕婢之唇。宜家將過半矣。又曰。士大夫在鄉。使鄉之人敬之。其次愛之。若人可侮焉。末矣。然猶賢於使人惴惴而莫或敢侮者。又曰。仁生理也。故卉木實中之含生者。命之仁。實卽誠也。物之終始也。故卉木之旣結而又傳生者。命之實。餘齋徐姓。禎稷其名也。江南華亭人。明末官至副憲。

開卷有益。此古今不易之理。猶記余友姚別峯有詩曰。掩書微笑破疑團。尤得開卷有益自然之樂境也。余深愛之。

後世取士。舍科目更無良法。但在主考同考官公與明耳。雖所得之士。不能盡備國家之用。而司其柄者。能公正無私。使天下士子安於義命。則士心自

靜。士品自端。於培養人才。不無裨補。余自通籍以來。累蒙三朝聖主委任。三與會闈分校。一典順天鄉試。三爲會試總裁。不敢云鑒別無爽。而秉公之念。則恪遵先人之訓。可以對天地神明耳。

女論語曰。凡爲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本。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露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外壁。莫出外庭。居必掩面。出必藏形。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淑。莫與相親。立身端正。方可爲人。此訓女至言也。凡爲父母者。當書一通於居室中。

康熙壬午春。先公予告歸里。諭廷玉曰。嗣後可寫日記寄歸。俾知汝起居近况。以慰老懷。玉遵命。每日書之。甲申四月。奉命入直南書房。仰蒙聖祖仁皇帝恩誼稠渥。錫賚便蕃。不啻家人父子。且每歲扈從避暑塞外。凡口外山川。

形勝風土人物。以及道里之遠近。氣候之涼燠。草木之華實。飲食日用之微。遊覽登眺。寓目適情之趣。悉載日記中。越數日。郵寄數紙。以博堂上之一笑。先公每接到。輒命小胥繕錄之。積之既久。遂成四帙。因以抄本及原稿寄廷玉。曰。好藏之。他日載之集中。亦著述中一種也。廷玉受而藏之篋笥。後因室廬不戒於火。遂成灰燼。每念先公彙集郵寄之意。輒爲泫然。而曩時所歷之境。已閱三十餘年。靜中思之。不過得其彷彿。欲舉以筆之於書。不能矣。撫今追昔。慨惜曷勝。

雍正十年。山東省奏銷上年正賦。紳士欠糧不完者。例應褫革。該部照例具奏。上以問同官。同官曰。法當如此。不褫無以警衆。上復問廷玉。廷玉對曰。紳士抗糧。罪固應褫。第山東連年荒歉。輸將不給。情有可原。尙與尋常抗玩者有間。可否邀恩寬限一年。俟來歲不完。然後議處。以昭法外之恩。上惻然曰。

爾言誠是。遂降寬限三年之恩旨。此次得免褫革者。進士及舉貢生監凡一千四百九十七人。上之矜恤士類。從善如流如此。偶舉一端。以見如天之德。誠古今所莫及云。

余授館職後。丙戌科奉命分校春闈。在闈中有同事人以微詞探余者。余逆知其意。因作闈中對月絕句四首。中有云。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暮夜看。其人覽之。懷慚而退。撤棘後士林頗傳誦之。

聰訓齋語曰。治家之道。謹肅爲要。易經家人卦義。理極完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近於煩瑣。然雖厲而終吉。嘻嘻流於縱軼。則始寬而終吝。余欲於居室自書一額曰。惟肅乃雍。常以自警。亦願吾子孫共守也。先公之家訓如此。因憶先室姚夫人幼奉端恪公之教。長而于歸。能體兩先人之心。不苟言。不苟笑。一舉一動。悉遵矩矱。于肅之一字。庶幾近之。惜乎

享年不永。不能令子女輩親見而取法也。

凡人精神智慮。少壯之時。則與年俱進。漸衰之後。則與年遞減。世宗憲皇帝初登大寶時。玉年五十有一。日侍左右。凡訓諭臣民之旨。纏綿剴惻。委曲宛轉。爲千古帝王之所未發。玉恭聆之下。敬謹默識。退而繕錄。於次日進呈御覽。少者數百言。多者至數千言。皆與原降之旨無少遺漏。屢蒙先帝嘉獎。逾量。同朝共事之人。咸以爲難。乃五十五歲以後。記性漸不如前。至六十以外。又不如五十七八時。今則六十有九。又不如六十一二歲時矣。精力日益衰頹。而擔荷重任。不能爲引年退休之計。可愧亦可懼也。

天理人情是一件。不得分而爲二。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律文有得相容隱之條。卽從論語中來。細玩夫子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數語。其妙處不可以言傳矣。至孟子父子相夷數句。則不免語病。

韓魏公遺事曰。公判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爲鄰近侵占。欲經官陳理。公於書尾題詩一首云。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要者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先文端公日以遜讓訓子孫。聰訓齋語往復數千言。剴切纏綿。卽是此意。從今日觀之。從前讓人無纖毫虧損。而子孫榮顯。頗爲海內所推。孰非積德累仁之報哉。

韓魏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值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領。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此魏公遺事。載于別錄者。

范景仁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此數語乃古今純臣肺腑之言也。

歐陽文忠公之子名發。述公事蹟有曰。公奉敕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傳則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刪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各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余覽之。爲之三歎。每見讀書人於他人著作。往往恣意吹求。以炫己長。至於意見不同。則堅執己見。百折不回。此等習氣。雖賢者不免。覽歐公遺事。其亦知古人之忠厚。固如是乎。

莊子曰。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虻撲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東坡詩曰。莫將詩句驚搖落。漸喜樽罍省撲緣。歐陽公憎蚊詩曰。難

堪爾類多。枕席厭緣撲。是撲緣二字顛倒皆可用。想歐公有所本也。姑識之以俟考。

余二十歲時。見錢牧齋箋註杜工部洗兵馬。以爲隱刺肅宗。卽大以爲不然。蓋肅宗此時。收復兩京。再造唐室。故少陵作此詩以志慶幸。豈逆料其將來有失子道。而爲譏刺之語耶。近見註杜諸家。俱痛貶牧齋之說。與余意同。可見人心之公。而持論不可以過刻也。

全唐詩內載郭汾陽樂章二篇。外此無他吟詠。汾陽功業。照耀古今。不必以詩文見長。卽此二章。料亦後人重公而爲。此附會之紀載耳。非公手製也。又全唐詩內載李鄴侯詩三首。鄴侯一代大文人。其詩篇豈止於此。可見古名人著作。散逸而不傳者。不知其凡幾也。

余常與同人論詩。戲爲麤淺之語曰。杜少陵詩一派。溫厚沈著之氣。冬月讀

之。令人暖。白香山詩一派。瀟灑爽逸之氣。夏月讀之。令人涼。同人頗以爲確。不以爲麤淺而哂之也。

歐陽公歸田錄曰。臘茶出於劍建。草茶出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溼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歐公紀載如此。余性最嗜茶。四方士大夫以此相餉者頗多。仰蒙世宗皇帝頒賜佳品。一月之中必數至。皆外方精選入貢者。種類亦甚多。器具亦極精緻。可謂極茗飲之大觀矣。然不聞有囊以紅紗。養以常茶之說。而暑濕不侵。色香如故。想古法不必行於今日也。

蔡條西清詩話曰。詩家視陶淵明。猶孔門視伯夷。此最爲確論。

元好問五歲德華小女詩。牙牙姣女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注曰。唐人以

茶爲小女美稱。

杜少陵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曰。先帝侍女八千人。白香山長恨歌曰。後宮佳麗三千人。所謂八千三千者。蓋言其多耳。非實指其數也。合觀二詩可見。少陵詩。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香山詩。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不知香山何以全用杜句。但改五言爲七言耳。此亦古人之不可解者。

嘗讀高青邱梅花詩。有曰。春後春前曾獨探。江南江北每相思。又曰。擬折贈君供寂寞。東風無那欲殘時。又曰。春愁寂寞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此數句。集中皆兩見。又元遺山詩中。用古人成語甚多。不以爲嫌。至其人自爲詩句。重見集中者。更不一而足。想古人才思橫逸繁富。不暇檢點。以致彼此互見耳。

偶與同人談古今最巧者何事。余曰堯典中載之矣。客問何事。余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千古節候被他算定不差纖毫。非天下之至巧乎。同人大笑。廣雅曰。玉延。諸蕒薯蕷也。本草薯蕷生於山者。名山藥。秦楚之間名玉延。朱子山藥詩曰。欲賦玉延無好語。羞論蜂蜜與羊羹。

人情好言夢。而夢之徵驗不爽者。尤喜談而樂道之。遂成信夢之癖。余曰。是逐末而忘其本矣。人之禍福既預見於夢。可見有一定之數。非人之所能逃矣。與其信夢。不如信數。營營擾擾者。又何爲乎。高青邱志夢一篇讀之。可以增長道心。

宋制。以內夫人六人。輪日修起居。至暮封付史館。明時則內監紀之。今則仍明朝之舊也。

郭子儀字子儀。其父敬之字敬之。可見古人之以名爲字者。不少也。

明少師劉健登青柯坪。顧其下白霧漲如大海。時見霧中作煙突狀。高低不一。而仰視赤日當天。下山始知大雷霹靂。驟雨如注。所見烟突卽雷也。每思雷所起處。得此豁然。此見之明人紀載者。

余素不信星命之說。偶讀高青邱文曰。韓文公詩。有我生之初。月宿南斗之句。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蝎宮也。而已命亦居是宮。故生平毀譽頗相似焉。夫磨蝎卽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命亦舍磨蝎。又與文忠皆生丙子。青邱自記者如此。由今觀之。三公皆享文章盛名。而遭值排擠謗毀。甚至不克令終。大概相似。然則星家者說古人不廢。亦未可盡以爲渺茫耶。

廬山志言。蛇雉蚯蚓之類。穴山而伏三十年。則化而爲蛟。常以夏月乘雷雨去之江湖。三數年一次。見筠廊筆記。

雲烟過眼錄曰。李伯時貌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殂。蓋神魂精魄。皆爲筆端取去。實爲異事。余謂此與張僧繇畫龍點睛卽飛去。事同一理也。

聰訓齋語曰。放翁詩。倩盼作妖狐。未慘肥甘藏毒鳩。猶輕此老知攝生哉。玉謂此二語。可作富貴人座右箴。

聰訓齋語曰。余性不愛觀劇。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徒有應酬之勞。而無酣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爲人我利溥也。余六旬之期。老妻禮佛時。念及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旣不爲此。胡不將此費製棉衣袴。以施道路飢寒之人乎。次日爲余言。笑而許之。余意歸里時。倣陸梭山居家之法。以一歲一費。分爲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日於食用節省。月晦之日。則總一月之所餘。別作一封。以應貧寒之急。能多作好事一兩件。其樂逾於日享大烹之奉多矣。但在勉力而行之。先公之垂訓如此。玉生平亦不愛觀劇。蓋天下

之樂。莫樂於閒且靜。果能領會此二字。不但有自適之趣。卽治事讀書。必志氣清明。精神完足。無障礙虧缺處。若日事笙歌。喧譁雜遝。神志漸就昏惰。事務必至廢弛。多費又其餘事也。至於畜優人於家。則更不可。此等輕儇佻達之輩。日與子弟家人相處。漸染倣效。默奪潛移。日流於匪僻。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余居京師。久見富貴家之畜優人者。或數年或數十年。或一再傳。而後必至家規蕩棄。生計衰微。百不爽一。嗚呼。人情孰不爲子孫計。而乃圖一時之娛樂。貽後人無窮之患。不亦重可歎哉。

邵康節嘗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處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常有語。落便宜事得便宜。元遺山詩曰。得便宜處落便宜。木石癡兒自不知。此語常人皆能言之。而實能領會其意者。非見道最深之人。不足以語此也。余不敏。願終身誦之。

余侍從西郊。蒙世宗皇帝賜居戚畹舊園。庭宇華敞。景物秀麗。京師所未有也。寢處其中十餘年矣。而器具不備。所有者皆麤重樸野。聊以充數而已。王公及友朋輩多以儉嗇相譏嘲。余曰。非儉嗇也。叨蒙先帝屢賜內帑多金。辦此頗有餘貲。但我意以爲人生之樂。莫如自適其適。以我室中所有之物而我用之。是我用物也。若必購致揀擇而後用之。是我爲物所用也。我爲物用其苦如何。陶淵明之不肯以心爲形役者。卽此義。况讀書一生。身膺重任。於學問政事。所當留心講究者。時以苟且草率。多所虧缺爲懼。又何暇於服飾器用間。勞吾神智。以爲觀美哉。

小築園亭。以爲遊觀偃息之所。亦古賢達人之所不廢。但須先有限制。勿存侈心。蓋園亭之設。大以成小。小以成小。凡一二百金可了者。用至一二千金而猶覺不足。一有侈心。便無止極。往往如此。白香山池上篇云。可以容膝。可

澄懷園語 卷二

以息肩。何嘗不擅美於千古哉。

澄懷園語卷之二

桐城張廷玉硯齋

凡人借書。至日久。遂藏匿不還。或室中所有之書。有所殘缺失落。而不及早檢點尋覓。均是讀書人之病。五色線曰。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憊仙人。予曰。不獨此也。自非大智大仁大勇不能爲仙。仙豈易言哉。余二十歲外。披閱書籍。遇賞心怡情及不常經見者。輒筆之於書。名曰隨手錄。至五十時得五帙。約計千篇有餘。不意回祿爲災。遂化爲烏有。自後不復再錄矣。天下事難成而易敗。大抵如此也。

夢溪筆談曰。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本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芽長爲上品。以其質

榦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爲品題。予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余性嗜茶。且蒙恩賜絡繹。於各省最上之品。無不嘗遍。每隨俗呼嫩芽爲雀舌。而不知其誤也。特書以志之。

李嶠平日臥青絙帳。帝以爲太儉。賜御用繡羅帳。嶠寢其中。達曉不安。怪而生疾。此等事人或以爲矯。而以予素性論之。則知其必然。予蒙恩賜衣冠器具之華美者。對之實有跼蹐不甯之意。惟有什襲珍藏。以示子孫。不敢輕自服用也。

余幼年見婦有七出之條。而惡疾與無子。亦在應出之列。心竊疑焉。以爲惡疾無子。乃生人之不幸。非失德也。以此被出。殊非情理。祇以載在禮經。不敢輕議。蓄之於心久矣。昨讀劉誠意所著郁離子有曰。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

婦有七出。聖人之言歟。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甚矣哉。誠意此論。仁至義盡。實獲我心。覽之爲一大快。特命兒輩錄出識之。

凡人於極得意極失意時。能檢點言語。無過當之辭。其人之學問器量。必有大過人處。

歐陽文忠公。出杜正獻公之門。歐陽和杜詩有曰。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杜甚喜。一時傳誦之。見竹林詩話。

予生平登山遊覽。祇至山半而不登其巔。入寺登塔。亦止於一二層而不躡其頂。蓋身體羸弱。不敢爲竭力事。且承先人訓。時存知足之心。切懷高危之戒也。不意中年受國家厚恩。官階榮顯。超軼等倫。嘗清夜自思。汗流浹背。歎曰。竟造浮圖絕頂。高出雲表矣。是豈予之初心哉。

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皆出論語。可作書室對聯。觸目警心也。

明儒呂叔簡先生坤曰。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禁此二害。而家不和睦者鮮矣。又曰。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此二段語。雖淺近。實居家之藥石也。

呂叔簡曰。做官都是苦事。爲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賢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衆人快欲適情。身

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予愛其語。書一通於座右。

宋有日應百篇科。則一日作詩百首也。太宗時得趙國昌一人。然止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帝命賜及第。後無繼者。

明人萬曆野獲編云。正德三年戊辰科場屆期。司天者言熒惑守文昌不移。闈中應爲之備。甫畢末場。火發於內。力救乃止。遂促出榜期。以二月二十七日揭曉。纔畢事。而至公堂被燼。星占之驗如此。又曰。嘉靖丙辰己未二科。不選庶常。至壬戌已定議。選館。至期諸進士入內候試。內閣擬題。進呈御覽。久之。御札批曰。今年且罷。蓋諸進士貸金於中貴。以賂首揆。分宜爲其同儕。密奏。故降旨中輟耳。

偶見明人記載。以人臣一典文衡者。爲遭逢之盛事。永樂正統間。錢侍郎習禮三爲會試同考官。兩主鄉試。三充廷試讀卷官。又劉文靖健再主兩京鄉

試。四爲會試同考官。一主會試。六充廷試讀卷官。李文正東陽再主兩京鄉試。兩爲會試同考官。兩主會試。八充廷試讀卷官。楊文敏榮一典京畿鄉試。九爲廷試讀卷官。胡忠安澹十知貢舉。士林皆傳爲美談。余自通籍以來。康熙丙戌壬辰乙未三科爲會試同考官。雍正癸卯主順天鄉試。雍正癸卯甲辰乾隆丁巳三主會試。康熙辛丑雍正癸卯甲辰丁未庚戌乾隆壬戌六充廷試讀卷官。其餘廷試諸年。皆以子弟與試。引例迴避。惟雍正癸卯年。胞弟廷瑒。堂弟廷珩。姪孫若涵同登甲榜。廷試時。余不應讀卷。蒙世宗憲皇帝特降諭旨。破格簡用。尤異數中之罕見者。

董華亭宗伯曰。結千百人之歡。不如釋一人之怨。余曰。此長厚之言也。凡人居官理事。旌別淑慝。乃其本職。人不能有善而無惡。則我不能有賞而無罰。卽不能有感而無怨矣。鄉愿之事。勢不能爲。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

無怨言。諸葛武侯廢廖立爲民。徙之汝山。武侯薨。立泣曰。吾終爲左袵矣。如伯氏廖立者。皆公平居心之賢人也。彼世俗之人。小不如己意。則銜之終身矣。若欲釋怨。非枉道廢法。其何以哉。

山東曹縣呂道人。不知其年。問之。亦不以實告。大約在百齡內外。善養生。修煉之術。鶴髮童顏。步履矍鑠。終日不食。亦不飢。頂心出香氣。如麝檀。硫磺然。此予親見者。以鍼砭爲人療病。輒效。贈以財物。不受。曰。天下之物。那一件是我的。人曰。聊以表我心耳。答曰。天下之物。那一件是你的。此二語。予最愛之。可以警覺天下之貪取妄求。而不知止足者。凡人度量廣大。不妬忌。不猜疑。乃己身享福之相。於人無所損益也。縱生性不能如此。亦當勉強而行之。彼幸災樂禍之人。不過自成其薄福之相耳。於人又何損乎。不可不發深省。明嘉靖自十三年乙未館選之後。遇丑未則選。遇辰戌則停。終世宗之朝。三

十餘年。遂爲故事。其後丙辰己未壬戌連三科不選。至乙丑始復考。而穆宗御極二年。爲戊辰。以龍飛首科。特選三十人。至萬曆二年。雖首科亦不選矣。此後庚辰亦如之。至丙戌。次揆王太倉建議。始復每科館選之例。蓋自張永嘉丙戌摧殘以來。至是恰一周天。亦固運會使然也。此載之萬曆野獲編者。宋史王文正公傳曰。旦專稱寇準。而準數短旦。帝以語旦。旦曰。理固宜然。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後準以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予曰。文正公之盛德固已然。古今來與此相類者。未嘗無之。惟遇萊公其人。斯不負文正之盛德。而成史冊之美談矣。苟非其人。則湮沒而不彰者。豈少哉。

偶因奏事小憩內監直房。見壁閒有祝枝山墨刻曰。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

議事者。不可圖事。余歎曰。此閱歷之言也。歸語兒輩識之。

明朝名器之濫。始於武宗。世宗。武宗寵用伶人臧賢。至賜一品服。世宗加恩道士。如邵元節。陶仲文。徐可成。蔣守約等。皆賜至禮部尙書銜。又憲宗時有太常卿顧玘者。自陳顯靈宮奉祀香火年久。今妻王氏病故。乞賜祭葬。竟許之。是道士之橫。成化時已然矣。世宗末年。土木繁興。而期限迫急。不踰時刻。木匠徐杲以一人籌算經營。操斤指示。俄傾卽出。而斲材長短大小。不爽鎔銖。大工兩三月告竣。世宗眷注優異。加尙書銜。並賜金吾。世廕。亦往事之罕見者。至唐莊宗入梁。以伶人陳俊爲景州刺史。王衍在蜀。以樂工嚴旭爲蓬州刺史。尤爲稗政矣。

吾鄉左忠毅公舉鄉試。謁本房陳公大綬。陳勉以樹立。卻紅柬不受。謂曰。今日行事儉。卽異日做官清。不就此跼定脚根。後難措手。嗚呼。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前輩之謹小慎微如此。彼後生小子。生富貴之家。染紈袴之習。何足以知之。

姚端恪公曰。夫子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聖人不輕下此等語。予曰。老而不死是爲賊。亦論語中所僅見者。學者當悉心理會之。

朱子口銘曰。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人人知之。且病與禍。人人之所惡也。而能致謹於入口出口之際者。蓋寡。則能忍之難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武王書銘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昔人詩曰。忍過事堪喜。忍之時義大矣哉。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願購求古玩者。深思此語。

自有書契以來。以一書貫串古今。包羅萬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圖書集成者。是書也。康熙年間。聖祖仁皇帝廣命儒臣。宏開書局。搜羅經史諸子百家。別類分門。自天象地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以至昆蟲草木之微。無不備具。誠

冊府之鉅觀。爲羣書之淵海。歷十有餘年而未就。世宗憲皇帝復詔虞山蔣文肅督率在館諸臣。重加編校。正其僞訛。補其闕略。經三載而始釐定成書。圖繪精詳。考定切當。御製序文弁其首。以內府銅字聯綴成版。計印六十餘部。未有刻本也。比時玉蒙恩頒賜一部。雍正十年給假南歸。又賜一部。令織造送至桐城。收藏於家。其書爲編有六。爲典三十有二。爲部六千一百有九。爲卷一萬。裝釘爲五千本。彙爲五百一十套。外目錄二套。計二十本。實古今未有之奇書。宇內讀書人求一見不可得。而玉竟得兩部。以貽子孫。亦古今未有之幸事也。自明時有永樂大典一書。乃姚廣孝解縉王景等督率一時博洽淹雅之儒。殫力編摩。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十五本。藏之秘閣。此書體例。按洪武正韻排比成帙。以多爲尙。非有剪裁釐正之功。當時卽有譏其冗濫者。以古今圖書集成較之。有霄壤之別矣。此書原貯

皇史宬。雍正年間。移置翰林院。予掌院事。因得寓目焉。書乃寫本。字畫端楷。製飾工緻。紙墨皆發古香。明世宗當日酷嗜之。旃廈乙覽必有數十帙在案頭。一日大內火災。世宗夜三四傳旨移出。始得無恙。後命重錄一部。以備不虞。此見之明人紀載者。

胥吏作奸。自古有之。然除之亦殊不易。予初爲吏部侍郎時。訪知有巨蠹張姓者。舞文弄法。人受其毒。呼爲張老虎。其人卻有爲惡之才。僚屬皆信用而庇護之。予出其不意。宣言於衆。令所司重責。遞還原籍。比時頗有營救者。予不聽。及歸寓。則知交中致書爲之解免者。接踵至矣。予答曰。旣已出示。難於中止。次日入朝。有相契數人向予稱快曰。君竟有伏虎力耶。又一日。在部披閱文書。司官持一文來。曰。此文內元氏縣誤寫先民縣。當駁問該撫。予笑曰。不必問該撫。但問汝司書吏便知之。司官請問故。予曰。若先民寫元氏。則係

外省之錯。今元氏寫先民。不過書吏一舉筆之勞。略添筆畫爲需索錢財計耳。汝何不悟耶。司官恍然。將書吏責而逐之。

明神宗時孫公丕揚爲太宰。患內廷要人請託。難於從違。於大選外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輿論以爲公。而譏之者。則以爲銓衡重地。一吏人爲之足矣。何必太宰。余曰。進退人才。果能至公至當。自無暗中摸索之理。苟不其然。則掣籤亦救時之策。未可以爲非。故至今相沿不改也。

偶讀明人穀山于文定筆麈有曰。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予持此論久矣。不意前人已先我言之。爲之一快。

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於不孝不弟。古聖人之立法。如此其嚴。而青蠅貝錦之詩。又何如之痛恨切骨也。後世風俗日漓。人心益薄。

造言之人。比比皆是。誅之不可勝誅。漏網者既多。而此輩益無忌憚矣。然余五十年來。留心默識。彼語言不實之輩。一時可以欺世。而究竟飄蕩終身。風鑑書所謂到老終無結果也。若懷私挾怨。捏造蜚語。害人名節身家者。厥後必有惡報。以予所見。可以屈指而數。未可以爲天道渺茫。在可知不可知之間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梓。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嗚呼。古人之虛懷若此。今之學者。偶有著作甫脫稿。而卽付剗劂。亦知古賢人之用心否耶。

放翁詩曰。志士棲山恐不深。人知先已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此詩雖云翻案。卻是確論。至今思之。許由之洗耳。子陵之共臥。未免蛇足。三復茲篇。想見此老胸中。天空海闊。氣象。高人數百等。若巢許子陵有

知未必不莞爾而笑。以爲實獲我心也。

魏叔子曰。予少稟戇直。多效忠於人。而頗自好其文。凡書牘必錄於稿。吾友彭躬菴曰。人有聽言而過已改者。子文幸傳於世。則其過與之俱傳。子不忍沒一篇好文字。而忍令朋友已改之過。千載常新乎。予愧服汗下。此語與古人焚諫草更自不同。叔子集中載此一則。余展讀再過。歎服躬菴之箴規。可謂忠厚之至矣。以此施於朋友之間。且不可。何況君父之前。有所敷陳。輒宣播於外。以博骨鯁之譽。是何異幾諫父母。而私以語人。自詡爲直。自詡爲孝。此何等肺腸耶。

余藏有惲香山山水一幅。筆墨澹遠。非近今人所及。香山自題曰。畫貴曲貴深。貴著筆於人所不見處。而又有於直中見曲者。於淺處見深者。於人所最見爲人之所不能見者。石脾入水卽乾。出水卽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

天下事不可以理求。上智乃能知道。此數語大有禪意。嘗觀古來文人墨士。未有不兼通禪學者。

孫退谷宗伯益智錄有曰。孔明讀書略得大意。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皆其善讀書處。非經生佔畢所能知。孔明自比管樂。謙詞耳。杜少陵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乃千古定論。予向來管見如此。不意與退谷先生吻合。

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予嘗以靜字訓子弟。今再益以靜以修身。學須靜也。二語。其中義蘊精微。非大有識見人。不能理會。

柳誠懸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人問之。答曰。聞樂令人驕怠。此一語耐人千日。

思。

東坡精於禪理。爲古今文人之所罕見。卽如赤壁賦有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此二句釋迦牟尼佛見之。亦應莞爾而笑。下文云。自其變者而觀之。自其不變者而觀之。此則文人語氣。佛家所不道。賈長沙一生學問經濟。具載治安策中。而太史公作傳。祇載其弔屈原傷鵠鳥二賦。古人用意當細思之。不可忽過。至於賈生之爲人。則東坡所謂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數語盡之矣。

今人於舊人著作。往往好爲指摘。以自誇其學問。其意蓋欲求名也。不知指摘不當。轉貽後人指摘之柄。似此者甚多。是求名而適以敗名矣。又如注解古人之書。往往於不能解者強解之。究非古人之本意。夫子云。多聞闕疑。奈何不以爲法哉。

友人云君相造命。此戰國遊士之說。欺人語耳。富貴窮通。升沈得失。皆天爲之。君相何能爲哉。予笑曰。天又何能爲哉。

偶與僚友閒談。僉曰。刻薄人不可爲刑官。余曰。固也。聰明人亦不可爲刑官。衆徐思之。以爲然。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吾人必深知孟子不得已之苦衷。方可以讀孟子。不然則書中可疑可議者。不可勝數矣。

坡公與滕達道書曰。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坡公此意。予深知之。而無如所處之境。不能行耳。言之惘然。

坡公邇英進讀故事八說。其一則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事。古今來有執政之責者。不可不深思之。

明王弇州紀父子得謚者。以爲盛事。而三世得之。尤爲僅見。惟餘姚孫氏第一世副都御史贈禮部尙書。謚忠烈。燧第二世南京禮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陞第三世吏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謚恭簡。雖有明三百年。僅此一家耳。

明弘治時。庶吉士薛格閣試。中秋不見月詩。考居第一。中一聯云。關山有恨空聞笛。烏鵲無聲倦倚樓。一時傳誦之。予亦愛其有逸致也。

蘇子由曰。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卒窮以死。李翱韓退之皆極稱之。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朱考亭曰。李長吉詩巧。二公之論若此。世之善學詩者。不可不知。

李義山馬嵬驛詩。古今來膾炙人口。余亦極愛之。但記二十餘歲時。讀結句。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微有不慊於心。以爲未免強弩之末。然

未敢輕以語人也。及老年見胡荅溪詩話。以二語爲淺近。不覺掩卷而笑。命兒輩識之。

沈佺期詩。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飴。劉夢得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春來不見飴。嘗疑飴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云。卽今賣飴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飴字。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也。

桐江詩話。秦少游咏牽牛花詩曰。銀漢初移漏欲殘。步虛人倚玉欄干。仙衣染得天邊碧。乞與人閒向曉看。此少游汝南作教官時。於程文通會閒席上所賦。真佳作也。詠物詩有澹永之味。不卽不離。所以爲佳。曹松詩曰。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落樵漁。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劉貢父詩曰。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鬪髀。曹劉二詩相爲表裏。讀之而不動心者。非人情也。劉詩所云。古多有之。當以

爲傲戒

黃山谷題李伯時畫嚴子陵釣灘詩曰。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爲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任天社云。能令漢家重九鼎。本汲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此句蓋用此意也。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迹其本原。政在子陵釣竿上來耳。

邵康節詩曰。靜處乾坤大。閒中日月長。夫閒中日月長。人所知也。靜處乾坤大。則人或未知也。予一生好靜。於此中頗有領會。奈此身牽於職守。日在紅塵擾攘中。常爲設想曰。若能改靜處爲鬧處。則有進步矣。惜乎其不能也。明永樂時。清江俞行之有能詩名。其題清慎勤句有曰。夜門無客敢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一時傳誦之。惜其不多見。

韋蘇州滁州西澗詩曰。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寇萊公春日登

樓懷歸詩曰。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是化七言一句。爲五言兩句也。當捉筆時。或有意耶。抑無意耶。不能起古人而問之矣。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又曰。言不可不重也。夫鐘鼓叩之而後鳴。鏗匱鏗鏘。人不以爲異。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之叩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又無爲贊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功成在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此數則皆格言中之淺近可行者。當書之座右。惟是受人恩而不忍負一語。其中正自有道。當受恩之時。必審視其人。可受而後受之。若不可受而亦受。而時存不忍負之心。必至牽纏局躄。身敗名裂。載胥及溺。不可不慎也。

溫公曰。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涑水此訓。何切中人情至於此耶。

乾隆十一年四月楚撫題報江夏縣民湯雲山現享年一百四十歲聖心嘉悅。於定例賞賜外。加賞帑金文綺。又特賜再闔古稀四字。命尙書汪由敦書匾額以旌人瑞。誠史冊罕聞之盛事也。

明人言方正學之忠至矣。獨惜其不死於金川不守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爲伍。斯忠成而不累其族也。余曰。此論固在情理中。然十族之禍。乃刼數使然。豈正學所能計及。人力所能趨避哉。

有客問予曰。士大夫好言學問經濟。而往往失之偏。其爲患孰甚。予曰。學問失之偏。不過一膠柱鼓瑟之人耳。其患在一己。若經濟失之偏。苟得志。則民生吏治皆受其病。爲患甚大。不可同日語也。然經濟之偏。亦自學問之失來。明人紀載有曰。憲宗皇帝玉音微吃。而臨朝宣旨。則琅琅然如貫珠。後來許文穆國頭岑岑搖。遇進講承旨。則屹然不動。出卽復然。君相皆有異稟。非常

理可測也。

方正學題嚴子陵詩曰。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機。獨向桐江釣煙水。此詩思致絲邈。音節瀏亮。乃弔古篇中之最佳者。

明時廷杖言官。實屬稗政。至有斃於闕下者。尤爲殘虐。其時直言敢諫之士。冒死陳詞。三木囊頭。填尸牢戶。亦所不恤。何有於杖。然其中矯僞立名者。忠愛本不出於至誠。或極論細故。或紛爭門戶。以致激怒受杖。而末流遂有以此爲榮者。祇以好名一念動於中。一二人倡之。因相習爲固然。此最人心風俗之害。夫朝有直臣。奮揚風采。遇事敢言。至於虧體受辱。原非盛朝美事。若賣直沽名。戕父母之遺體。成國家之虐政。忠孝大節兩有所損。聖人所稱殺身成仁者。固如是乎。

澄懷園語卷之四

桐城張廷玉硯齋

明萬曆朝張江陵當國時。迎其母趙太夫人入京。將渡黃河。先憂之。私謂奴婢曰。如此洪流。得無艱於涉乎。語傳於外。其詞察者已報守土官。復稟曰。過河尙未有期。臨時當再報。旣而寂然。漸近都下。太夫人問何不渡河。其下對曰。賜問不數日。卽過黃河矣。蓋預於河之南北。以舟相鈎連。填土於上。插柳於兩旁。舟行其間。如陂塘然。太夫人不知也。其聲勢赫奕。類如此。又相傳江陵教子甚嚴。不特督撫及邊帥不許通書問。卽京師要津亦不敢往還者。其家人子尤楚濱最用事。有一都給事李選雲南人。江陵所取士也。娶楚濱之妾妹爲側室。因而修僚壻之禮。一日江陵知之。呼楚濱撻之數十。斥給事不

許再見。告冢宰出之外。爲江西參政。江陵當震主時。而顧惜名義。乃爾。予故並錄之。使知瑕瑜不相掩也。

蕭琛與梁武帝有舊。仕梁爲尙書侍中。一日預御筵。醉伏几上。帝以棗投琛。琛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不得如此。豈有說耶。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報陛下以戰栗。此事見之梁書。語雖詼諧。然識之亦可爲清談之助。

開元遺事。載唐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待制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姚崇爲翰長。中外榮之。

元主語王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版。然版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旣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元主曰。善。

柳公權有數十銀杯。貯之筥中。爲奴海鷗兒所竊。柳問之。海鷗云。不測其所。

亡。柳笑曰。銀杯羽化耳。

荀子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唐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童年。上近撫摩之。語二子曰。爾自憶所讀書。可奏者爲吾言之。瓌子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曰。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此見之松牕雜錄者。由今觀之。二子之優劣。相去霄壤矣。

萬曆野獲編曰。今天下諸博盛行。其始失貨財。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爲穿窬。浸成大夥劫賊。蓋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宋時淳化二年閏二月。太宗下令開封府。凡坊市有賭博者。俱處斬。鄰比匿不聞者同罪。此法至善。蓋人情畏死。自然止息。洪武二十二年奉旨。學唱的割舌。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脚。犯者必如法施行。今賭博者亦當加以肉刑。如太祖初制。解其腕可也。

賭博之爲害。不可悉數。故前人恨之切骨。非好爲此過激之論也。先公於賭具中最惡馬弔。謂其有巧思聰明之人。一入其中。卽迷惑而不知返。曾刻一印章曰。馬弔淫巧。衆惡之門。紙牌入手。非吾子孫。時先公官京師。玉居里門。命於寫家稟時。用此印章於楮尾。觸目驚心。玉謹受教。終身未嘗習此。今年七十有五矣。吾知免夫。願吾子孫共守之也。

前明典史驛丞等俱准與鄉會試。宣德八年癸丑曹鼎以太和典史登狀元。正統四年己未五十九名李郁。則係江西豐城縣承差。成化十四年戊戌一百五十三名譚襄。則山東東阿縣驛丞。正統壬戌一百二十一名鄭溫。則直隸松陵驛丞。皆見野獲編。

東坡與兄子明書曰。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又曰。吾兄弟俱老。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

不足介意。所謂自娛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卽天壤之間。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足供吾家樂事也。讀蘇公此數語。覺家庭友愛至情。溢於筆墨間。然非至誠質樸。渾然天理。不能知此樂。亦不能爲此言也。

吾鄉左忠毅公以忠直遭魏闖之禍。被逮入都。路過山東嶧縣。縣有隱士米季子。相傳有前知之學。左公弟潛往訪之。米季子望見撫然曰。汝兄可憐。楊二哥謂大洪也可憐。徐屏人語曰。汝兄忠孝不宜死。非命。然得罪權臣。死不救矣。又問同難數人有一免否。曰。個個不免。後果不爽。

明萬曆甲辰科。山陰朱大學士庶主會試。首題不知命一章。入闈時朱與同人約。此題必三段平做。不失題貌。方可掄元。若違式。卽佳卷亦難前列。同人皆以爲然。旣揭曉。則元卷殊不然。有人乘閒問之。公遴選榜首何以竟違初意。朱驚起取卷讀之。歎曰。我繙閱時竟不覺也。由此觀之。可知功名有定數。

體物而不可遣者鬼神也。爲主司者欲定一文章體式而不能自主。况取舍高下之閒乎。予屢司衡文之柄。闈中情事往往如此。益信朱公之事不謬也。我朝自世祖章皇帝甲申定鼎燕京。迄於今一百有三年矣。漢人之爲大學士者。幾四十人。其間居官之久暫不一。或數年或十數年。如先文端公則三年耳。其中最久者。無如高陽李公。在任二十七年。其次則廷玉。於雍正三年乙巳七月。蒙恩入政府。屈指今歲丙寅。二十二年矣。自知才識短淺。不能有所建樹。而承乏最久。竟居高陽之次。今年七十有五。衰頹日甚。益不能支。屢次陳情。未蒙俞允。其爲慚惶愧悚。豈筆墨所能宣述萬一耶。

張江陵在位時。有人贈對聯曰。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欣然。懸之廳事。先是徐華亭罷相歸。其堂聯云。庭訓尙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慚惶。又葉福清堂聯曰。但將

藥裹供衰病。未有涓埃答聖朝。此皆二公自題。覺謙抑之風可想也。

荊州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封翁同爲諸生相友善。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已古稀矣。江陵慶五旬。劉祝以詩。中一聯曰。欲知座主山齊壽。但看門生雪滿頭。江陵爲一解頤。

明萬曆時京師正陽門樓燬於火。內監與工部議重建。內監屈指云。當用銀十三萬。營繕司郎中張嘉言怒曰。此樓在民間當費三千金。今天家舉事。不可同衆。不過加倍爲六千金耳。諸大璫忿極。欲奮拳毆之。時監督科道在列。無一字剖析。次年大計。張竟以不謹被斥。後箭樓成。報銷銀三萬兩。蓋明時工程之浮冒。動輒數十倍。盡歸貂璫之私橐。而朝臣無有敢言者。今觀近京諸處。前明內監平日不著名者。亦造一墳。建一寺。窮極壯麗。或費數萬金。或十數萬金。過於公侯家。自非侵冒國帑。剝削民膏。何以饒於資財若此哉。

明懷宗在位十七年。所用大學士至五十人之多。誠所謂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國事尙可問哉。

魏環溪先生曰。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吾人能體會此二語。爲聖爲賢不難矣。

朱文公與徐賡載書曰。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惟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放翁詩爲考亭所推重如此。予嘗讀考亭詩。大雅從容。溫柔敦厚。不事雕飾。蘊藉天然。字字從性情中來。是以與放翁有水乳之合。世人但知陸詩之妙。而不知朱詩之妙。豈非所謂逸少文章字掩將耶。

荊州張江陵故宅。有人題詩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此語論

江陵最爲切當。惜不傳其姓氏。

書曰。政貴有恆。昔人云。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此有恆之說也。予幼時讀張君會裕居之無倦制藝。有曰。古今無甚全之利。持之數十年而不變。卽爲蒼生之福矣。古今亦無甚速之害。行之不數年而卽變。卽爲黎庶之憂矣。此數語可爲有恆注解。嘗讀李文靖傳。公嘗言某居重位。實無補萬一。獨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文靖此言。乃名臣不磨之論。予蒙恩備員政府二十三年矣。不敢輕議更張一事。蓋國家立一政。凡幾經區畫。而後定爲章程。若再行之一二十年。則人情已便。但覺其相安。不見其煩苦矣。此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所以垂訓於千古也。彼才高意廣者。往往矜奇立異。以爲建白。萬一見諸施行。其中種種閼礙。不可枚舉。或數年而報罷。或十數年而報罷。其

未罷之先。閹閣之受其累不少矣。可不慎哉。

明孝宗時劉忠宣公大夏爲兵部尙書。戴莊簡公瑄爲左都御史。一日奏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恥也。玉蒙世宗皇帝擢用正卿。旋登政府。十數年間。六賜帑金。每賜輒以萬計。歷稽史冊大臣拜賜。未有如此之優渥者。玉惶恐懇辭。上諭云。汝父清白傳家。中外所知。汝遵守家訓。屏絕饋遺。今侍朕左右。夙夜在公。何暇計及家事。朕不忍令汝以珠桂縈心也。此一辭。大非君臣一體之誼矣。玉遂不敢再瀆。

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

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杜子美遣興詩曰。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士豈自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子美之貶淵明蓋正論也。獨山谷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以愁歎見於詩耳。余謂山谷此言。得乎情理之正。淵明襟懷曠達。高出塵壒之表。大抵諸郎皆中人之資。期望甚切。稍不滿意。遂作貶詞耳。况雍端年甫十三。通子方九齡。過庭之訓尙淺。未可遽以不肖目之也。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非秦人。不死者也。坡公此論甚確。余觀古今來。前人偶爲新奇之說。後人往往樂爲附會。如身親見之者。正復不少。東坡著眼。全在先世二字。予細味記曰。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所謂邑人者。皆石隱

者流。或十數家或數十家。同心肥遯。長子孫於其中。日漸蕃衍。遂爲世業。若謂同避亂之人皆不死。一時安得許多神仙耶。

王荆公鍾山官牀與客夜坐詩曰。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据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蘇東坡宿餘杭山寺詩曰。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欵枕對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臥對蕭蕭雪打牕。冷齋夜話云。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與之。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觀荆公鍾山夜坐詩。與東坡宿餘杭山寺詩。則山谷之言爲確論也。余謂天下清景。無在不有。但能領會。則似專爲我輩設矣。此從道義中來。不可強也。

明朱忠莊公之馮字樂三。大興人。平日以理學自礪。官至宣府巡撫。李自成陷大同。以身殉國。其所著在疚記一卷。語多精義。新城王公採數條載池北偶談中。余見而服膺。因手錄於左。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卽是仕止久速。

古之人修身見于世。非誠不能。誠則貫徹。顯通天人。一世不盡見。百世必有見者。聖人之死。還之太虛。賢人卽不能無物。而况衆人乎。實變氣質。方是修身。士憎茲多口。則何以故。曰持介行者不周世緣。務獨立者不協衆志。小人相仇。同類相忌。一人扇謗。百人吠聲。予嘗身試其苦者數矣。故君子觀人。則衆惡必察。自修惟正己而不求於人。待小人尤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我哉。中者不落一物。庸者不遺一物。隨事無私。皆可盡性至命。而忠孝其大者。平日操持。非實試之。當境決難自信。隱惡揚善。聖人也。好善惡惡。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其讒謗者。小人也。赴大機者。速斷。成大功者。善藏。同是中庸。而君子小人之別。微矣哉。

予少時夜臥。難於成寐。旣寐之後。一聞聲息卽醒。先兄宮詹公授以引睡之

法。背讀上論語數頁。或十數頁。使心有所寄。予試之果然。後推廣其意。誦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錢考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或陸放翁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皆古人瀟灑閒適之句。神遊其境。往往睡去。蓋心不可有著。又不可一無所著也。理固如此。

明華亭縣有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葬。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此邑令判事固當。而判語亦復修飾可誦。

蘇門孫徵君奇逢孝友堂家規曰。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辱身喪家者多矣。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慚德者也。家中之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慚德。此便是羲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徵君遭患難時。語門人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

一有所。則我心無主。古來忠臣孝子。義士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張。學者正在此處著力。此二則皆治家持身格言。

各省督學之官。最難稱職。而在人文繁盛之省。則難之又難。蓋胥吏弊竇孔多。人情愛憎不一。而又歷三年之久。偶或檢點不到。則謗議隨之。而衆口傳播矣。予三弟廷璐爲翰林時。奉命督學河南。以生員阻撓公事。約束不嚴。罷斥。後蒙世宗皇帝鑒其誠樸。宥過特用。且畀以江蘇最繁劇之任。三年報滿。有公明之譽。蒙恩嘉獎。再留三年。又在任稱職。屢遷至少宗伯。今上卽位。又留三年。前後三任。共九年矣。乃向來所無之事。閱二年。江蘇又缺員。上仍欲命廷璐往。玉再四懇辭。遂命六弟廷瑑往。是兄弟二人。四任此官。誠異數也。王荆公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歐陽公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昔人云。二公皆狀閒適之趣。荆公之句爲工。信然。

明刁蒙古包。祁州人。隱居講學。有格言曰。爲蓋世豪傑。易。爲慊心聖賢。難。又曰。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若認作趨福避禍。便誤。此二語當終身誦之。

明夏忠靖原吉。與蹇忠定義。同飲於所契家。歸值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耳。說郛所載如此。猶記吾弟廷璩。昔年往祭陵寢。先期數日。途次風雪大作。同人欲沽酒以禦寒。弟以未曾行禮。力持不可。同人頗以爲迂。然其生平之不欺暗室。大率類此。可爲子孫法也。

黃山谷曰。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此至言也。

陳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此二語愈思愈有味。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

不復。未有夫而不妬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

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慚。

陸象山曰。名利如錦覆陷阱。使人貪而入其中。安有出頭日子。

魏柏鄉相國希賢錄曰。羅洪先生作鼎元時。外舅韓太僕趨告曰。喜吾壻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

薛文清曰。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

陳眉公曰。頤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其禍小。口之所出。其罪多。故鬼

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又曰。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

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德之厚薄。所養之深淺。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薛文清公曰。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此處不可不深省。

四本堂座右編曰。太乙六壬奇門。此三部書。原本於易。但我輩知之不可習。習之損安靜心。兒輩見之。尤不可習。習之生務末心。

祝石林曰。身其金乎。世其冶乎。或得或喪。或順或逆。或稱或譏。或憾或懌。無非鍛鍊我者。能受鍛鍊者益。不能受鍛鍊者損。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由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此富貴人之通病也。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解酒。輒擷菜煑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過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乃題其廬曰安蔬。坡公此言。淺近可味。讀之令人增長道心。

李之彥曰。嘗玩錢字。旁上著一戈。字下著一戈字。真殺人之物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魏柏鄉相國希賢錄曰。嗜退菴語存云。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唐介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唐公此語。乃深於閱歷。看透人情而發。非一時憤懣之言也。可與陸氏荒莊語對照。

呂叔簡先生曰。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問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

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節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節。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陳眉公曰。醉人膽大。與酒融洽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洽。浩然之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明正統時。徐太醫彪曰。藥性猶人也。爲善千日不足。爲惡一日有餘。正德末。吳太醫傑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

劉元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爲天下第一。傅翮代爲山陰。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此語見之魏柏鄉相國希賢錄中。其義蘊亦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雖居官之善。不止此一事。然此事未嘗非居官之要領。服官久而閱歷深者。自知之。

薛文清曰。靜能制動。沈能制浮。緩能制急。寬能制褊。察其偏而矯之。則氣質變。

昔人云。富貴原如傳舍。惟謙退謹慎之人。得以久居。身在富貴中者。當時誦此語。

嗜退菴語存云。晉書曰。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蓋以兩漢來訓詁盛行。拘牽繁碎。人溺於所聞。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其汎覽流觀者。不過周王傳山海圖而已。游好在六經。豈真不求甚解者哉。淵明之不求甚解。予心疑之。覽嗜退菴此語。爲之一快。

楊相國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陸放翁作司馬溫公布被銘曰。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

曰儉。布被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此語殊耐人思。

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矣哉。

安陽許勵齋曰。吾道甚大。孔孟單辭片語。皆足括二氏之精微。而去其偏。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吁。人生天壤間。三復斯言。甯不發深省哉。

陳眉公曰。未用兵時。全見虛心用人。旣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又曰。醫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不以殺人。而聖賢以之生人。

或問陽明先生用兵有術否。曰。用兵何術。但能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勝

負之。不待臨陣而卜。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

薛文清公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一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謀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薛公此語。切中富貴人之病。然此等事習而不察者甚多。及覺悟而後悔。亦已晚矣。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則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先生此言。乃天下學者之通病。若能不蹈此病。則其天資識量過人遠矣。倘見此而能省察悔悟。將來亦必有所成就。

澄懷園語 卷四

二四

古人云。教子之道有五。靜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